

地

87

812

郡

國

利

病

書

卷

九

至

九

十

六

福

建



郡國利病書卷九十四

漳浦

邑之田名白沙地比它邑獨磽瘠故科根稍減而田之

等有五一曰洋田平曠沃用行人力轉致者次一曰山

田依山靠崖地多瘠薄有水泉者其田亦中無水泉一

曰洲田填築而成其地多肥美然時有崩決之中一

田築堤障湖天引淡水以資灌溉既其然時有中修一曰海田

其地亦多海鹹月內無泉外無淡潮其雨暘時若則受田

之家其名有三曰大租主買租此田者少銀一曰小稅

主多銀買免納一曰佃戶稅皆代耕租名則不同

價值亦因之今深山中巔崖皆開墾種藝地無曠土人

無遺力然土田日增而頃畝糧稅日減即國家不盡民之財力而弊端所在有司者寧可不察其故乎蓋豪戶猾書交相為弊有私自墾田而全不報官者有辟地數頃而止報升合者又有隱匿腴田而捏作陌江者有飛詭稅糧而勾去畝籍者夫是以新額無增于前而原額日減于日戢此之故也今欲稽之其必行大量之法乎

海跨邑之東南弥望無際潮至而網取鮮物者謂之網門有深水網有淺水網潮涸而手取鮮物者謂之泊網門之下即泊也有泥泊有沙泊泥泊產鮮盛沙泊次之

網泊以水漲涸為限各有主者往年濱海民以力自疆界為已業有之于今必以資直轉相鬻質非可徒手博之矣顧其為直一而利十之明年利輒盈其直環海之利歲收不啻四五十金其所輸官課未及五十分之一也利廣故爭輒起往往閭奪以必得為快其勢必歸于巨室彼附海之奸民窺其利也亦時乘間群而駕舟逞干戈以強捕其所有之物詰于官非縮首而竄則聚党而噪官亦莫誰何也其故皆起于利耳

我朝錢法遇改元即隨年號各鑄造通用但民間使用則隨其俗如閩中福興汀邵福寧皆不用錢漳泉延建

間用之泉漳所用之錢與延建異泉又與漳異或以七
 八文或以五六文而各准銀一分漳郡如龍岩漳平亦
 不用錢其同俗者龍溪諸縣而諸縣所用又有美惡不
 齊詔安極精漳浦次之龍溪則極惡亦用之又非時制
 錢乃宋諸年號民間盜鑄傳用者而又教年一變以吾
 一邑言之嘉靖三年四年用元豐錢七年八年廢元豐
 錢而用元祐錢九年十年廢元祐錢而用聖元錢十三
 十四年廢聖元錢而用崇寧之當三熙寧之折二錢萬
 曆三年廢崇寧錢專用熙寧錢五年廢熙寧錢而用萬
 曆制錢方一年而萬曆錢又置不用者以抵銅而已

萬曆錢原文准一文值銀一厘方其用之也民間惟藏錢凡田
 宅蔬菜之屬皆用錢交易契券亦以錢書鄉村自少至
 老有不識銀一村之中未一銀秤無有也及其廢而之
 他也即官府厲禁不能挽之曰每一便變則藏錢者輒
 廢棄為銅云今民間皆用銀雖窮鄉亦有銀秤

夏侯周德興為備倭而建也所之外城又有南灣遊營
 專治水兵距南灣總戎鎮一葦航之與拓林銅山諸營
 所島峙相望百里之內劄以二所兼連營鎮不可謂無
 兵而統兵諸將大則開建節小亦分符列較不可謂無
 將此何論彈丸之安堵以之保障遐荒折衝瀚海而有
 餘矣而頻年以來鯨氣屢煽戰莽時伏吳平曾一本諸
 賊構亂東南二十餘年軍兵莫敢誰何俞大猷戚繼光
 兩將軍以客兵入援而後海靜山寧崇禎初年海寇周
 三老列香復發沿海等處地方竄迹則山谷皆滿皆處
 屠膠則城堡俱空岐頭十里內外營所諸軍兵環列也

立視其毒而莫之救毋論民不得而請之官亦不得而
 責之蓋所藉口于鑰城而不肯援手野營亦駕言於
 汎海而不肯援手陸迨各逼其圍司鑰者或逃城而之
 野守汎者多棄海而奔陸徵調則文有所委戰守又而
 無所效其勢且至于募土兵藉鄉兵鄉兵之藉官無養
 兵之費民有備兵之用豈不甚善但須聽民間之自衛
 不宜屬官府之調撥自衛之則民也而調撥之即兵也
 既出賦以養兵復去身以當兵棄本業而間戎行兵民
 交戾其制決無以善後而多行召募亦未為計之得也
 使軍盡有用無待于兵使軍盡無用亦無庸于軍令衛

所之尺藉繼世縻瘠曠而不取更覓亡命之惡少以為
兵抱石以試之紛呼以閱之其揭旗而奔馳者僅同兒
戲不知養之者何需練之者何為也近日當事者蒿目
時舉厓沿海之隱慮于是有聽縣節制撥守要害之議
此其制甚善要須度營所地方之遠近酌軍兵勞逸之
執宜不疲其力而有以耀其武如萬曆甲寅天啟乙丑
已行之寔效每險置舖更番輪守遠不過數十里多不
過數十人合營與所而均調之一歲一人不過十餘日
計程責守賞罰隨之軍兵習險要之防而寇盜潛嘯聚
之踪其振武修備不犹愈于揭旗而馳抱石而試乎况

乎文武合籌則兵民安利害相關則同仇切措置得其
宜綠林之豺玄海之鯢將縮爪解鬣而不敢逞矣故嘗
論之山海之寇縱之則滋蔓撲之則立燼何者寇能荷
戈而逞不能負來而耕伏山之寇由于近村之窩四帆
海之寇由于奸商之接濟及蠢茲之方萌制附近之奸
嚴出海之禁彼亦焉能捋腹而求逞也哉毋論內寇即
如嘉靖之季倭夷內訌能有片帆還者乎向今當事者
早從巡撫朱紉之議盡法通倭之豪右嚴行保甲之規
條閩浙之高枕豈待俞威而收功頃者紅夷間至朝泊
夕殲不移旬日被利水而不利陸扼之無使登舟將自

銷其食指何況師武臣力之用命乎大約天下之事務而圖者易為力漬而維者難為功東南無大盜而有小奸小奸者大盜之漸也惟其小而不足畏故其發也恒足以亂天下涓々不息遂為江河理勢同然無足怪者今日沿海之民以保甲為故事以小逞為習攢嘯而往挈而還設財自衛官不能問坊里之間祀神結會者動數十人計數十方一人忿恚一會閭起禮讓不能化法令不能戢緩急有變化為異類也不唯是不可為寒心乎故今日之民有亂之萌無亂之形則飭法宜肅也今日之軍有軍之費無軍之用則徵調宜泰也今日之兵

不必廣餉以募兵但須選兵而覈餉則冒濫宜清也而後桑土綢繆封豕不突潢池無弄制治保邦之猷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要害守兵

縣治叢山阻海寇盜未沒設險守要置為閔隘墩堡或調官兵協守或召民兵共守閔隘以防奸細備寇盜近衛所處則撥旗軍輪守無衛所處則撥鄉夫把守城堡則惟巡簡司及人烟湊集之處設有土城自嘉靖辛酉以來盜賊生發民自為築在々有之凡諸閔堡俱緣昇平日久今昔異宜廢圮者多惟要害地方不當廢圮自

鳳山嶺一路至磨西橋等處地險民驚伏符竊發萬曆甲寅年間漳之防海盧申請每五里置一警舖召銅山浙營分汛迭守天啟二年六月汛兵撤回派附近居民把守而責守不嚴去住不以其時其黠往者藉兵為寇至天啟六年而寇盜之猖獗極矣知縣朱始建議詳行撥南朝詔所軍五十名汛守半沙古林相見嶺深田鋪等處崇禎八年所軍停止知縣王又就近村撥鄉兵輪守日差快手二名執循環二面巡視督守今復自大兵至雲霄仍調銅山浙營兵一百名汛守道路漸清鄉兵營兵之防守其得失利害蓋可睹矣

關隘

南詔把截所在三都

陳平渡把截所二所國初置建於今

分水關即漳司

古關

半沙關俱在四都原有

老虎關

窟龍關

關砂嶺隘

半掌隘以上俱在時輪兵把守

邦國刊病書

龍過岡隘 亦在平北界

瑠嶺

竹西嶺 附在鄉三都民及潮冠所流劫海冠陸守供撥

城堡

金石延簡司城 九尺五都城圍一丈五尺東一十五丈西三丈門量廣

洪淡巡簡司城 文在五尺東城西圍二門百一十丈俱洪武二十

條年周德興創築城

漳潮巡簡司城 設在三都元為設東于南靖埔平定南寨後改

于其南未成于此建置石城民亦敢無解署本司橋居與治

環覓察區盜城不便棘以不可定不漳經理接

南陂土堡 都在二

峇頭土堡

寶橋土堡 正德三年築

甲洲土堡 嘉靖二十年

溪南土堡

僊塘土堡

咸英土堡

仕渡土堡 俱在二都

象鼻土堡 距平北治五里民乃阮水口明侯率其族非靖守與

時三日夜賊至本城取勝于堡解去詔以禦賊舟機軍之

海寇復至本城

未勝于堡

福

建

守禦

上湖土堡 嘉靖二十四年築

梅州土堡 正德三年築

後溝土堡

馬厝城堡 俱在四都

張塘土堡 在五都

川陵土堡 同建俱知五都 羅青霄

險扼

葵岡山 在東四十五里 關隘于深為之舖上為沿海道 距海五里餘 而上至湖大馬公館 乃諸村安雲霄 劫掠道之浙中 天守之

丁卯年 間郡守 餘姚施公 准道六都 守保約 呈請設 館

烏山 在雲霄北 由水晶里 而進 一路通 由龍盤石 而進 馬路

長谷 天放 癸亥 間路 沈金目 等聚 巢溪 為龍 旬日 而進 間由 叢山

附治 居然 民都 以是 為近 鄉奸 民影 附 盡劫 官軍 均知 其情 密拘

以百 戶戰 劫斃 光遂 盡入 蕩山 乃巢 諸方 奸民 肅頭 伏之 鄉民 不

理可 也 不料

十八 洞 窺 崖 石 仔 林 山 在 北 屋 數 十 處 可 容 百 餘 人 嘉 靖

間 天 山 寇 二 三 年 進 間 烏 山 賊 起 營 此 以 官 兵 官 何 旋 乃 散

底 定 事 今 寇 盜 雖 息 而 奸 慝 有 隱 憂 矣 竊

六 洞 藉 官 射 北 往 十 生 事 聯 呈 接 採 金 溪 諸 初 浦 今 有 昏 文 廣 相 奏

郡國利病書 卷九

更番守之民乃盜者如賊異時開採以聚能免所綠林之肅
青番守之民乃盜者如賊異時開採以聚能免所綠林之肅
辨選豪民假虎萬張更其間二奉勅之合民採陵谷更為商賈
白葉洞賊倚為巢嘉靖詔安饒平劇寇陳營王叢山爰崖
黃瑜與潮汀安曲間史陸鐵以門象擢平知里謝德明率曲史
改置營房洪安軍輪守于此營而地村落居民遠行應此
河電徑在孔道八十里饒平深谷鳥道崎嶇乃二都殊
逢通南坑專構白葉同峽山其時戶處盜賊伏莽宜往年陳瑩
玉其稍平行踰者建鋪二區里是謂五通宮饒賊張連僭
是謂其稍平行踰者建鋪二區里是謂五通宮饒賊張連僭
今時政掠漳郡軍輪守經矣

安邊館置在捕盜之主簿屯原設衛嘉靖二十四名小甲一
于要都督戚繼光追逐鎮分道藏乃其餘捕獲為京現亦一
走馬溪在往來俱海濱于內有嘉靖間給事林汝禎奏凡
曹亨副使及方任等相視一錫之天現海防四
璩臺
璩臺即古之斥堆也 國初海沿地方度地理之遠
近置為璩臺撥軍守望賊至烽火為號以便防禦
詔安璩臺年志載梅嶺洪淡右樓山三座嘉靖二座十八
在羊林官軍乃傷成鍾村時移屬南詔所屬南詔所屬南詔
尾璩萬曆二年設
知璩萬曆二年設

璩臺

璩臺即古之斥堆也 國初海沿地方度地理之遠
近置為璩臺撥軍守望賊至烽火為號以便防禦

詔安璩臺年志載梅嶺洪淡右樓山三座嘉靖二座十八

在羊林官軍乃傷成鍾村時移屬南詔所屬南詔所屬南詔

尾璩萬曆二年設
知璩萬曆二年設

惟餘十隻十年八月又減二隻只存八隻因餉詔只定
哨官四名捕巡盜十名共官兵七百二十一員名每月
支糧銀七百六十四兩七錢歲支銀九千一百七十六
兩四錢其貼駕鎮海圍陸鰲銅山玄鍾三所征操軍四
百二十名俱停止不調

本道汛地

汛有春冬二期春以清明前起計三箇月而撤冬以霜
降後起計兩月而撤期至則整翔舟師聽漳潮副總
兵與漳南分守道海防館督發汛地四哨輪守一哨守
雲蓋寺等處一哨守青湧等處一哨守娘宮前走馬溪

等處一哨守勝湧及前渚等處各有會哨上自勝湧以
至娘宮前二哨兵船賁籌簿與銅山水寨會下至青湧
以及雲蓋寺二哨兵船賁籌簿與廣東拓林防倭兵船
會瞭望鯨氣勦捕倭寇自汛守不嚴寇盜無警海上脊
脊多事矣

一勝湧在岬石湧之海口相去里餘有水源一處無論
發汛守汛兵船俱劄于此可泊東北風船五六十隻內
通詔安外通大海及前渚礮與雲霄等處小寇屢窺
發去娘宮前約水程五十里信地次衝一哨兵船守防
一娘宮前可泊東北風兵船四五十隻一面注洋一面

大山，有水源一處，倭寇取汲于此，上至銅山，鰲殼灣約水程三十餘里，信地極衝，一哨兵船防守。

一青灣，在南灣之外，內有大灣，可泊西南風船，教隻其地，淺狹，出入水取甚難，東有墩臺，撥兵瞭守，其地居民

數百家，田園數百畝，外有墩小嶼，三里至九歸灣，九歸灣五里至金較，倚信地，次衝，一哨兵船防守。

一雲蓋寺，在南灣山之東南，可泊西北風船，五六十隻，其地古有水源二穴，相聯，倭寇常汲于此，旧有三空寺

時有雲氣遮蓋，故以得名，不知建自何代，廢址犹存，信地極衝，一哨兵船防守。

以上汎地俱屬本遊哨守，此外又有彭山與南灣相

對，西至雲蓋寺約四五十里，至勝灣約百餘里，順風

一潮可到，其山有三，曰南彭，曰中彭，曰北彭，三山列

峙海中，週圍各一里許，又一小島，曰北夾尾，四面皆

危石暗礁，可寄泊，不可久住，中彭上有泉，海船過者

必取汲于此，其下即黑水外洋，乃商漁同集，夷船必

由之處，原設遠哨官一員，駕船往來防守，以餉諸議

裁

按海上防守莫急于船，而所造戰船大號者官給五

六百金，其次亦三四百金，每歲修葺一船，且數十金

然皆侵欺隱匿苟且答應防海使者歲一閱視只壞船而飾以新灰望之若新整即之寔破潰故其船祇可泊港不堪征戰賊人目官船為草坪謂其衝之則立散燎之則速燼也諸將領亦利船之速壞異其新造可以濫支崇禎元年以來海氣屢煽焚燬殆盡當事者不敢建議更造只飾議裁減并其所謂草坪者而盡去之矣原額四十隻今只八隻猝有巨測如揚六列香之猖獗不知能以撈筏禦海否也東南半壁未得高枕而卧矣

南灣副總兵

南灣在閩廣之交去玄鍾水口約三十餘里洪武間居民負險作亂遂為賊藪其灣周四百餘里有青灣後澤夷船多泊于此而深灣尤險小舟須魚貫而入官兵攻勦勢甚掣肘嘉靖間潮州府用木石填塞灣口未幾倭人用善水者撈起木石灣口復通四十年間劇賊許朝光曾一本林道乾吳平等聚眾為沒荼毒生靈至合兩省合勦始平然餘寇雖散尚為賊窩萬曆四年漳州海防同知韓相視其地議設參將一員統兵屯劄築城三座一在深水灣一在雲蓋寺一在龍眼沙互相聯絡立墩臺瞭望調兵哨守有田三處約五萬畝召軍民給

牛耕種可以既寇盜之險而免輸將之勞計畫甚周自後題設協守漳潮副總兵專駐此地無事生鎮彈壓有警督兵窮追兼制西省事叔端一海上一重鎮也所轄南灣遊兵拓林守備一寨防倭中哨二遊福廣二營陸兵標下額設中軍把總旗牌掌哨探隊目兵丁塘健共一百四十一員名

銅山浙營

雖屬銅山而汛守地方俱在詔安故并志之

浙營距銅山城里許萬曆元年為沿邊海警而設官兵原額裁減外壬子志記存四百五十員名平時則團練彈壓自銅山以至玄鍾詔安等沿海油柑嶺鳳山古林

等處孔道皆其哨守有事則專聽調度隨賊所向相執征勦

兵事

國朝正統十四年蘇茂七作亂寇汀漳間漳寇乘之攻圍南詔城八閱月耆民涂膺許尚瑞等計禦之

嘉靖二十五年白葉洞賊陳瑩王刘文養等據洞反南贛軍門撥平扣知縣謝明德典史黃瑜詔安典史陸鉄等以象湖小篆鄉兵討平之

三十五年有倭寇自漳浦地方登岸屯住詔安及六都後江頭土城焚掠無計漳倭患自此始

三十六年十二月有倭船泊于浯嶼尋去潮州澄海界登岸襲陷黃崗土城劫掠詔安地方

三十七年三月有倭寇數百人自潮州突至三都徑尾村屯聚殺傷男婦二十一人本年五月倭劫五都東坑

口土樓殺掠男婦五十餘口十二月倭由四都至縣治四關外燒燬房屋二百餘間殺死男婦一百餘口又連

劫港西上樓殺掠五十餘口本年百戶登繼忠督兵與倭遇于深田隘擒其從陳來成等四人斬其倭首級二

顆
三十八年二月倭寇數千自潮州來屯治西潭村燒燬

房屋一百五十七間擄掠男婦九十口殺死四十三人

又攻破岑頭土圍燒屋殺人無計

三十九年六月三都溪東村頑民鍾宗桓等為亂逼攻縣治縣黨有成撲滅之本年九月內饒寇陷二都赤

嶺寨燒屋殺人不計本月又攻大布寨

饒寇即張建也

四十二年月饒寇突至縣北門外擄掠男婦以去後總兵俞大猷督師勦捕副千戶許瀚陣斬其偽將占總兵

等賊鋒為靡瀚論功陞欽依銅山寨把總本月倭寇屯住溪東村突至西關外燒屋殺人三月倭寇數千屯住

三都土橋等處知縣黨有成召民兵與戰被殺死六十

餘人自三月至五月劄住東關外分夥焚劫本年十月
倭屯下美村圍後溪寨知縣龔有成發烏銃手助之死
守二十日圍解

四十一年六月海寇許朝光犯玄鍾所本年十月倭寇
數千攻圍本縣木柵知縣龔有成禦退之本月二十二
日海賊吳平引倭賊襲陷玄鍾所城百戶羅倫等被執
千戶周華死之

四十二年海寇許朝光自銅山登岸攻圍畚安土堡殺
擄六百餘人

四十三年倭突劫點灯山白葉洞等處百戶薛繼忠討

之擒其倭呿呿咤咤等又有流倭突至金谿東西沈
等地方千戶張^鳳督兵勦禦同梁知縣家丁梁錫等
擒其真倭四人通事一人又斬倭賊首級四顆本年五
月賊吳平假以招撫為名入據梅嶺堡劫掠各村折毀
房屋數百間載回梅嶺構為賊巢

四十四年吳平謀入梅州土圍劫控一空五月攻破厚
廣上圍六月內吳平賊數千圍攻縣城燒燬木柵及西

關外房屋知縣梁士楚禦退之本年巡撫汪道昆決策

賊縛其梟^南陳進^光擊^于師^請軍^夜從^間道^吳進^天破

等率舟師追至交嘉把^洋而^還

四十五年三月吳平夥党林道乾等船五十餘隻自走馬溪登岸攻陷五都山南村土圍又攻廐下村土圍焚殺不計本年吳平夥党曾一本等船百餘隻自泊浦灣登岬劫據港口等村

隆慶二年九月曾一本夥賊劫掠饒平詔安縣境副總兵張元勳領兵由陸路截殺于鹽埕斬首三百餘級又大敗曾一本于天牙灣斬首三百餘級

三年五月內曾一本誘倭千餘泊艇于雲蓋寺柘林等灣閩廣軍門會兵船剿滅之

五年六月廣賊楊老等大船三十餘隻來泊南灣月餘

謀犯閩地僉事梁士楚督同海防同知羅拱辰統發兵船追殺之

萬曆三十二年海賊周老四老猖獗知縣黎天祚擒其二魁縊殺于城上以徇賊平

四十六年海賊袁八老大船數十隻沿劫詔安海濱地方後招撫之

天啟四年賊首麥有章沈金目等在于烏山據仔林等處聚党結巢穴流劫各村堡夜至縣城外焚掠不數月

百戶易弼光率官軍協全鄉民討平之

六年海揚六揚七等船百餘艘直至玄鍾勝灣卸石灣

等處燒兵船二十餘隻仍登岫焚燬居民房屋居舍四十餘間沿劫海濱地方殺戮無計

崇禎元年五月初三日海賊周三老駕船百餘隻泊卸石灣港內登岸焚屋六十餘間殺傷二十餘人擄去十餘人擁賊眾直抵玄鍾所北城下吶喊城上矢砲交下及鄉兵設伏合攻乃退本年有賊數十人駕小艇直至城外東溪劫擄人三莫敢敵後自退去本年五月初七初八兩日周三老賊船奄至內港象頭仙塘東崎頭西崎頭等處焚掠甚慘西崎頭土城內人遁去僅四存十人賊盡屠之

六年海賊刘香有船千餘艘沿劫詔安玄鍾各處殺戮無計本年十月初十夜刘香駕船二百餘隻泊卸石灣登岸焚屋三十餘間擁至玄鍾北城下城上射却之七年有紅毛番船泊銅山及五都地方焚殺甚慘後被官兵縱火焚之船燬被擄夷無一人還者

劇賊吳平四都人為入短小精悍有智畧為兇與群兇收即部署諸將夥令皆知法群兇已畏服之往多奇異已為人家奴厭之去為盜三掠其主人德主人翁善遇之其主母嘗若平三令賊以壺水繫其兩乳令裸身磨米身動則壺水搖以為此樂平既為盜不肯居人下

先後巨賊如許朝光林道乾曾一本等皆驍勇胆力過人然必推平亦偃然居群賊上威南塘號名將猶憚平之所設奇皆與相當號為勁敵此其英雄必有大過人者平敗遁南灣料大師且追之與其徒百餘人駕小舟遁去舟用短橈如今俗名蟹脚橈百人齊盪舟小力疾雖淤泥淺水其行如飛平竟以此得脫或言林道乾今王東南海島中平亦更名姓浪遊江湖間皆不可知然往有人親見平解衣怒馬在京浙間為富商大賈平已炙其面皆炙瘡人無有識者後平又乘肩輿過故友處掘取金銀諸室物後不知所之

平和縣

近來大歇嶺一路在蒲剝掠商旅路梗害因高山障翳內為官寮林木菁黯蔽虧天日人跡往來絕少故強寇潛聚巢穴未沒行劫前路東場鄉兵懸遠應援不及後路自桑坑葛竹通蘆溪大埔逃竄甚便芦溪置漳汀巡簡司所以衛縣但弓兵設少鄉兵統練無人以故勦除甚難防守不易崇禎六年知縣王立準計擒賊魁李芒白帛湯秀豺劫掠遂息崇禎十年流氓劫小芦溪礮官兵亂李署縣通判朱統鈺率兵親擣巢穴擒斬賊夥湯耀廷等餘党遂平

縣蘆溪等處王文成公設縣時原有三團六隘各置隘夫防守塞大埔上樟溪可塘永定大溪及南靖船塢各處地方往來路口以截盜賊市入久皆廢地方崇禎六年知縣王立準修復三團各練鄉兵八十名又議添五隘申詳 院道批允十隘各建柵設寮督夫防守

赤珠山隘

曹克隘

朱公畬隘

根竹隘

三萊洲隘

王文成日設
朱統新修

龍遇岡隘

仙人洞隘

朱家山隘

拍拉嶺隘

白土嶺隘

以上五隘知縣王立準增設署其事通
朱統重修谷隘捐俸署有器

寶珠徑隘口

雙坑仔隘口

赤珠山隘口

馬溪隘口

高礫隘口

冷水坑隘口

赤石岩隘口

矮子坑隘口

大窠頭隘口

深渡往隘口

龍過岡隘口

南嶺門隘口

半地隘口

三角往隘口

大伯徑隘口

平扣一田有三主其契肇于南靖糞土大租之設買田者為田主買租者為租主其田原載糧米租主全不收入戶只將田租之內抽去三分付與免米人戶代办條差而免米之人名曰白免逐年取租納官謂之米主乃佃耕入戶年供三主之租得不困苦乎哉

按平扣田有三主夫租糞土之契摠之糧不隨田故也前經知縣謝明德議將逐畝丈量底慎平則論田幾畝納租幾石田與賦隨凡買糞土者必買大租大租糧米即割入戶使富室無蟠據之利勢豪無攘取之橫貧佃無蚕食之憂享租者有定賦應役者有寔業

而官府亦無白免飛射減米加租之惠其法良善卒
格不行以山田崎嶇故耳然買田必買大租糧米即
割入戶此法終不易也

正德癸酉間蘆溪管賊薦反南贛汀漳軍門王守仁以
提督至合二省進兵討平之

嘉靖丙午間詔安縣白葉洞賊陳營王刘文養寇二省
南贛軍門檄平和知縣謝明德率典史黃瑜越戊申春

正月以象湖小篆鄉兵討平之

己未二月有倭寇數千自潮州來詔安雲霄南靖殺掠
無算至平和之清寧里知縣王之澤率兵禦之

辛酉饒賊張璉攻城知縣姜遂初協同官兵堅守 兵

巡漳南道金 生鎮此地提兵進勦俞都督天猷統兵

屯割栢嵩嶺討平之

崇禎庚午廣賊葉老嫗攻城知縣袁國衡等拒却之

辛未賊首陳剪二聚夥數百據老虎耳山僭稱陳元帥

假至正年元弗連攻破土城殺羅登九等約正監生葉

元者奉議旗集家兵購雷首等為鄉兵導往擣老虎耳

賊巢斬剪二于沙坪餘党奔散

丁丑芦溪山寇湯耀廷等敵殺官兵李虬署縣通判朱

統統平之

南靖縣

按南靖土田不經清丈區畝稅糧原無定則奸民乘之欺隱日滋間嘗覈通縣田畝不下三十萬其登賦稅者十五萬九千有奇耳此外皆他邑豪所踞者也且所謂一田三主之弊尤海內所罕者一曰大租主一曰業主一曰佃戶同此田也買主只收稅穀不供糧差其名曰業主糧差割寄他戶抽由中稅配之受業而得租者名曰大租主佃戶則亦費佃田大租業稅皆其供納亦名一主此三主之說也又有一田而載官米若干在趙甲戶又載民米若干在錢一戶不成四主乎且貿易相承

之時更有以租田詭為稅田而減米求售者初不過利買者之重價久之糧無從辦則板告買主收米矣買者既費高價又收額米允租無賴之輩往往持此以騙富室或租入仕官則不敢板告而歲久遂為懸糧故有田連阡陌而戶米不滿斗石者有貧無立錫而戶米至數十石者版籍既不足據流弊因而愈甚即賢有苦司心調停亦治其表而已蓋經界不正自紫陽治漳日限之矣

南靖土壤連龍泰而接平和南界浦澄北抵龍岩漳平之間畝多而壤沃視他邑頗勝第兵燹之後民多流

離境內田畝歸他邑豪右者十之七八土著之民大都佃耕自活其他豪得田者憚于立戶當差則又飛詭其田米每米一斗割租穀或斗或數一石以與寄之家使之代納糧差名為配米大租遂有一田三主之說得租者不能常守又或減米而賣其租遂有虛懸之弊訟端紛多從此起又賣田者見昔賤而今貴則索買者之增價或一索或再索或屢索其名曰洗業索而不遂則告典借告車估纏訟不已或勢族豪門或欲奪人之產則使賣者告贖而彼從中主之不論年月久近不顧事理可否蓋漳俗縉紳日盛則田價日高田價日高則

趨利者日衆而官民日盖多事矣又南靖欺隱之弊視他邑尤不可言盖靖地廣饒豪右視為利藪其風俗喬朴而氣勢又復瑣尾豪右殊無顧忌之心故報賦不報賦祇聽其方便何如耳未暇遠引旁證且如乙未築城計畝之費本縣但令約保冬自報其約內田畝旬月之間報畝二十四萬三千七百有奇查其登版徵賦者不過一十五萬九千一百有奇耳况訪得勢豪之田約保所不敢報者尚十之三四也猶為有法乎嘗竊計較之向使南靖之田地得如他處之清文不致軋沒于叔豪則不必如今之七科八科即上者五升科之次者三升科之下者二升科之可以歲足一萬七千之額官課裕而民困亦蕪惜租米為梗影單百端勢日鞣轉而不可返此紫陽所以有遺恨也

光澤縣 關二 寨一 隘十有一

杉關 容在九都古嶺石關西嶺絕僅

鐵牛關 元在二十七都大洪武三年徒大寺寨也司設杉

關寨 魚守

大寺寨 司在且西北後徙于設也

鐵牛隘 在七都

孔坑隘 在十都

巖嶺隘 在七都

風掃隘 在十都

極高隘 在六都

高嶺隘 在九都

羊頭隘 在八都

閩隘 在九都新城隘

雲際隘 在二十五都

昂山隘 在九都

火燒隘 在二十四都

泰寧縣 寨十四 隘一

盤龍寨

南宕寨 在將溪

鍾石寨 在福下

羊頭寨在南

濟龍寨在南

虎口寨在海

麒麟寨在開

大寨同

刀背寨在仁

黃苗寨在瑞

福緣寨

登雲寨在瑞

青山寨在長

三門寨在海

建寧縣 寨五

隘十有六 隔一

軍口寨在赤

西安寨在里改心為鎮又為場宋建隆元年陞為寨名治

于唯江軍之北四年復置寨于此紹定五年又司分總領劉

因武年

永平寨在新城保羅源筋竹

將屯寨在謝望南將屯保梁鎮

巢隔亦在將屯巢為障絕不能進兵于此

邦國刊病書

卷九

福建

年

羅漢寨驛北門宋翼兵屯道成以年張觀白旗之寇調即州

朝天隘田保藍

蟠湖隘黎保上

嶺頭隘平保周

丘家山隘上保都

小物隘城保新

茱萸隘

界頭隘城保新

丘坊隘

紫雲隘坊保客

沙羅隘安保靜

九倪偏隘安保隆

捲嶺隘詔保安

竹溪隘城保永

禪夫隘羊保桂

松根下坊廷隘上保赤

界牌隘陽保洛

杉關一線遠通江右乃寇盜從入之區建之丘坊茱萸小物界頭連接廣昌石城寧化汀冠憑之為窟穴正德嘉靖間屢中流賊之禍倏去突來蠕動難制已事可述

論也

郡國利病書卷九十五 泉州府

田土

國朝凡天下田地山林海塘海蕩等悉書其名教于籍
 其田之等有二曰官曰民若職田若學田若廢寺若沒
 官若官租皆係之官職田者唐制職官所分之田也學
 田者府縣以贍學校之田也廢寺田者寺額廢而入官
 者也沒官田者籍沒之家入官者也又有原沒今沒之
 別官租田者籍沒之田而募人耕種者也民田若由役
 重累官田有折解而無由役故豪家操鬻田者之急或
 強冒官產或減畝合歲乃鬻田者亦久操之懸產不推

迄於死徒其子孫羸弱淪亡竟無從究詰間或有水漂沙壓田土產存饕餮無資而追呼日逼凡此二者不得不踴額于官司憐之浮糧之名所由起矣又有宿奸巨蠹入錢里胥飛詭旁射以瀆溪溪濱海崩陷為詞名曰浮糧而皆寔產也其巧詐不可勝窮近歲田價騰湧人爭尋丈尺寸之利近田間土歲有墾闢掘削山麓填夷溝岸而界至相隣彼此互爭日日水漂沙壓之地有田主未能墾復而他人乘間營之者有田主墾復如而田主又受產為他人首告者訟端繁矣萬曆十年朝廷下方田之令泉惠安溪二邑官民皆難與慮始第均

推浮糧于業戶而已晉江令彭國光勵精集事履畝定則分上中下派產業戶隨坵段各授一紙彙登簿籍每畝派官米若干民米若干寺田之已經我買及見任寺者一概丈量洒派計溢額一千四百八十頃八十九畝有奇而產米亦增五分之二即洒浮糧而均推之不至是也人始謂惠安溪之士民有遠慮先見焉他縣行之亦或有遺議德化志其言之矣然自是浮糧除免疆理不淆爭訟為稍息而獨寺僧之與民間乃相告言也則積歲不林云先是嘉靖中有大工之役費無所出令民間我買寺田逮季年閩中倭兵餉匱乏撫按復議

寺在僧存者內將四分給僧焚修六分抽餉行之已久萬曆十九年倭警復開先後巡撫復相繼清查助餉乃有司奉行太過而奸僧尋端起釁告評紛既進行查報府中申詳請庫收官帖盡行提查無庫收者則徵銀若干無官帖者徵銀若干捕繫置對蔓引株連民甚苦之高寶卿永春人李開濠貼書方伯范公涑其書縷千餘言大略謂寺田奉旨吏賣業在嘉靖中年找買後既經丈量已推入黃冊歲辦糧差與民業無異七八十年間時事迂改其子孫不能守鬻之他人庫收官帖安得一一分折歷年既久安能一存田而有司毛奉

教習展轉追求至此於是民間貼契之說猥鄙特甚且今胥役居為奇貨黔黎日困陷窞非仁人所忍聞也李尚寶素捷戶不與外事亦無寺業其書侃直諄切范方伯以白撫院事遂寢

賦役

我朝賦役遠監宋代曰官米民米即公田民田之賦也曰秋糧米夏稅鈔秋租鈔即兩稅之賦也曰魚課蓋課鐵課酒稅商稅即雜變之賦也役法有力差有銀差如上下衙門庫子主官物似宋之衙前而流弊亦似之坊里長即宋之督賦稅者也扒兵弓兵民壯即宋之邊

捕盜賊者也書于隸兵祇侯門子斗級獄卒舖司兵齋夫膳夫馬夫之類即宋之給使令者也草創之初法制未備承平之後蠹弊漸滋洪武初年官米輕重不同重者至一石輕者亦至石正德五年乃下減分之令凡官米徵一斗至四斗者減十分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分之三遂為定則官米旧時本折中半折色米徵銀解本京色米存留各倉民米旧以十分為率七分奏官米俱折色解京民米俱存留各倉官米分四等徵納三斗以下每石折銀三錢六錢三斗以上每石折銀

三錢三分五斗則米每石折銀三錢七斗則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如晉江同安米多于解京原額則以解刺官折撥倉與民米兼充軍糧如南安惠安、溪永春德化官米不足解京原額則取民米之折價者以足解京之數其民米并秋租鈔米半納本色半納折價每石折銀五錢新增起科米并浮糧米俱全徵折價每石二錢五分相兼分撥各倉凡官民米皆有加耗每官米一斗加耗三合五勺民米一斗加耗七合其耗米准備倉廩虧損已復紐入正額支銷其後坐派各倉民米每正耗米一石又增耗米五升亦作正額支銷如例此法行民

稱便至今而獨里甲之役有甚為民苦者始坊里長在官專掌催錢糧勾攝公事而已其後乃以支應官府諸費若祭鄉飲祀迎春等事皆責措辦浸淫至於雜供私饋無名百者一紙下徵刻不容緩加以吏皂抑索其間里甲動至破產此其弊與宋時等矣正德十五年御史沈灼議將通縣費用分正雜二綱以丁四糧六法科派正網費用可得稽按雜網則私而難按其供饋繁靡如故也嘉靖十六年御史李元陽憫閭閻受弊再議徵銀儲庫用度各有定則額外費繁支應不給仍令里長貼辦稱為班次又雜泛名色猥瑣甚或借辦舖戶全不

償價或半給者有之較其一年供億倍於二綱之數而里甲困憊不減前時徭役量重者莫如庫子夫廩保庫子主策應心紅紙劄酒席下程之費而官司之昏贖者媚奉過賓泥沙錢穀私衙傳索亦復不貲嘉靖之季年郵券濫冒往來如織至者皆多擁賓從行孝輜重過當夫廩保之供給殆不堪命于是撫按兩院始令各縣除正雜之名止稱網銀以丁四糧六審定規則謂又十甲輪差遇有本甲丁米少者則銀少而差輕或本甲丁米多者則銀多而差重未免有不均之嘆乃又令各縣將寔差丁米分為十段派編其法頗稱詳明然民因猶

未甚甦息既而都御史汪道昆以總兵戚繼光蕩滅倭寇寔藉金華兵之力遂調金華兵戍守議加派軍餉丁四糧八奉 旨定賦而民又增一役矣萬曆初年都御史龐尚鵬始議一條鞭之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網徭兵站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其曰網銀則院司縣邑之供應祭祠之費用生負之試賞奉貢進士之盤纏牌坊皆統為其曰均徭銀則諸司之祇候隸兵庫子門子倉庫夫壇夫齊夫膳夫吹夫館夫獄卒斗級弓兵舖司兵巡捕之役皆統為即庫子驛站之徭差旧時最為民所苦者槩一通融均派供其

公泰號荆川

入者民司其稅者官而奸徒之抑勒索無所藉手著為令甲民甚以為便蓋賦役之法始也煩雜也簡始則賦役分為二今則合而為一矣

上供三辦

唐初土貢甚少有蕉布有生苧布各一疋綿絲蠟燭末年方鎮擅命托進奉之名以贍私橐於是聖節大禮供軍等名宋興雖裁損其數而名尚未盡革也治平間曾貢山薑花撒攬子荔枝後皆罷之元豐中貢綿一百兩蕉葛五十疋上供銀旧額二萬四千兩其歲辦則大禮銀二萬兩三年一供聖節銀一千兩尺基聖節銀

二百兩又有在京吏祿錢在京官員役錢僧道免丁錢
紹興中令州買木綿布五千疋為奉使賜予及使者私
覲之用遂為例又有統制官供給錢經總制無額等錢
名色繁多皆官司隨宜措辦 國朝洪武間有雜色皮
翎毛角弓弦箭之永樂間有白糖霜糖沙哩別之貢
後以經費所需始派各色物料

額辦藥材牲口曆日紙張良疋弓弦箭軍器雜皮翎
毛等貨

歲辦蠟茶水牛皮石大青黑鉛銀珠銅鐵金箔牛筋
綿羊皮楠木杞木杉木等物

雜辦生漆棕毛雜皮黃蠟水膠白麻布疋紙張紵絲
線羅荒絲鐵線木炭等物弘正間進增之皆倚辦于
該年里甲而名教煩碎或增或減或徵或否自有司
莫能詳其來歷吏胥因之為奸虛派侵剋歲益滋甚
至徵解之時主吏勒索無厭往往好折通欠正德十
五年沈御史行八分法通融各縣應辦物料就于八
分銀兩支解本府僉長買解辦本色解部交納嘉靖
二十六年議附由帖徵銀解布政司支應

雜課

農桑絹帛時令長吏勸民廣植農桑有伐以為薪者罪

之而調其縮納絲綿以供軍南渡後軍儲不足絲絹並
半折錢疋二千明朝洪武初令民有種桑麻與木綿
者罰之布帛後又令民有在官曠地種桑每畝四十株
科絲五錢每絲一斤四兩成絹一疋長三丈餘乃有司
苟且具文奉行不度遂變而徵銀每疋一兩六錢水脚
二錢八分俱于通縣丁糧辦納非旧制也

魚課五代閩時凡江湖陂塘皆收其課宋至道間除之
然州縣尚有採捕舟舡之稅 明朝始立河泊所以權
沿海漁利定納課米其後漁戶逃絕者多額課辦納不
敷乃有折徵之令每米一石半納本色五斗折色五斗

為錢二錢五分人尚以為病弘治七年巡按御史吳一
貫奏准不分折色通徵銀三錢五分漁民乃得蘇息蔡
文莊公為作吳御史利民一事記

鐵課宋開寶中設諸州坑冶場務二百有一泉州產鉄
之場在永春白倚洋安溪曰青陽德化曰赤水而晉江
之石菌盧灣牛頭嶼長箕頻惠安之卜坑黃崎礁頻許
埭港尾沙洶盧頭峰前牛埭皆鐵砂慶立三年立法
禁其販入海後有詔許于兩浙貨賣未幾罷至淳祐中
永春東洋肥湖德化信洋上田立埕鐵沙尚有業者
通判掌之知縣歲有爐稅錢解送建寧府坑冶 明朝

悉罷官坑冶鐵課均敷丁田去辦
 商稅課宋諸縣各有稅務其在城者曰都稅務在外者曰
 外稅務政和紹定間盈縮不常于是有侵蝕追賠之弊
 至濮守斗南乃取前十年月課逐月定額稅錢十分為
 率以其一納總制庫其一納財計司餘八分從州納諸
 縣稅務初建後皆罷廢丞簿兼掌之其稅目有遺利錢
 賠網錢摩費頭錢等名 明朝洪武初府置稅庫司縣
 置稅課局今商稅三十稅一延攔者收所稅以季終交
 于局官而民間田土交易官給工本墨令自填寫為之
 印識以照之亦收其稅永樂七年遣官點視按為定額

至正統初詔革稅課司局鈔不及三萬貫者有司兼領
 之後貨物弛不復稅課額倚辦于延攔歲編有力入戶
 充之其名曰有商稅課門推課桐油課果木課蜂窠課
 窰冶課鑄瀉課蠟房課麩稅課契本工墨課
 酒稅課推酒酤始于漢武宋閩中無禁及元有之至元
 二十二年罷今諸路推酒麩如京師列而福建課額併
 入益運司二十八年依旧今有辦之 明朝因仍未
 革

市舶稅課宋開寶二年置市舶司于廣州雍熙中遣內
 侍八人賫勅書金帛四分路招致商人之往番國販易

者元祐中置市舶司于泉州南渡後舶司歲入充盈然
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元至元二十一年設市
舶司于抗泉二州獨泉州于抽分之外又取三分之一
以為稅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大德七年
罷尋置尋罷者三四 明朝禁海航不許通番而諸番
入貢者至泉州惟大琉球所貢番物則市舶司掌之城
化八年市舶司移至福州而比歲人民往來入番商販
所販國名曰呂宋諸番以時萃焉其稅則在漳州海澄
海防同知掌之謂之市舶司可也萬曆三十二年礦稅
役興有妄男子張巖上書言夷中有扒易山者產金可

采因入呂宋國中漳泉二郡貢客奉以為天使呂宋夷
人慮我欲圖其國侯巖去盡屠諸貢人而近日之趨利
者航海不休將來隱憂非小

已上三辦雜課曩惟魚課派濱海四縣餘皆七縣勻
派不今盡然則以條鞭法取其額數而科舉進士牌
坊於課辦名色無與焉寔皆丁料餘銀也

鹽課

國朝晉江同安惠安各有鹽場哇丁鹽課司掌之晉江
曰浚溪場泗洲場同安曰浯洲場惠安曰惠安場分
五團有總催一人秤子一人團首四人其哇丁之家

每米一石准夫一丁免雜泛差役日令辦鹽一斤四兩積三百六十日為引之四百斤者一引零五十觔以入于倉嚴私販之禁計民成丁男女歲與鹽三斤徵米八升謂之鹽糧統正初罷米折鈔以倉鹽給之口餘給高販久之民口不復支鹽而納鈔如旧亦因以私鬻時販賣多白鹽而入倉之鹽類夫雜低黑鬻無所售者又賈人憚海道之險往就場置引捐鹽而去於是倉鹽積久虧耗丁夫困于賠累矣弘治十三年鹽運使嚴貞奏將潯泗二場鹽每引折米一斗派納泉州府附近永寧衛并福全金門等所倉給官軍月糧十四年御史莫立之

奏准將惠安場鹽每引徵銀七分解部遂罷辦鹽入倉之例其後又奏准晉江同安二縣鹽場每引米一石折徵銀五錢七分充永寧福全金門三倉軍儲凡引米引銀于各場鹽戶照丁產科受受辦納其戶口鹽鈔後定本色鈔每鈔一貫折徵銀三厘折色錢每錢七文折准銀一分起解南京庫布政司庫府庫以備官負折俸嘉靖七年御史聶豹議將戶口鈔價併入八分料銀內徵納蓋以八分之銀太多故取三分以足鹽鈔也九年以南京監察御史粘燦言下福建巡按御史施山議上將潯溪場鹽課米每石折銀五錢加耗修倉銀三分追解泉

州府貯庫支放十九年令涪州泗洲二場俱折銀五錢如潯溪嘉靖末年當事者以禦倭之後軍餉不充復有仍徵本色之議或議設牙行抽分或議加徵充餉邑人御史吳從憲言諸當道悉尼不行萬曆二年朝旨設運判一員駐劄黃崎分司運副移駐水口運同移劄泉州專督理泉漳二府鹽務給票抽稅顧泉州所產鹽由海入溪船所通不遠販徒費本有限所載鹽貨僅可聊生而已其利甚薄而法終不可行八年裁革福建添設運判一員運同仍駐水口副使駐劄黃崎各分司管理如舊

屯田

國朝屯田實倣宋制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泉郡屯種軍士大約以四六為率洪武二十年令屯軍種田五百畝者歲納糧五十石三十五年始定科則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永樂三年令各屯置紅牌一面寫刊於上令千百戶分管各屯總以提調都指揮所收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種子外俱照每軍歲用十二石正糧為法比較將剩餘并不數子粒數目通行計筭定為賞罰不許管屯

官負人等巧立名色因而分用二十年詔各都司衛所
下屯軍士其間多有艱難辦納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
石外餘糧免其一半只納六石正統十年奏准福州左
右中衛并延平衛屯田准照民間秋糧事例每石折銀
二錢五分解京濟邊福州左右衛屯則在惠安永春者
也凡諸令甲具載會典第田多在叢山中軍士率從他
郡調至水土不習以漸逃亡至末年沙尤寇發暫調回
屯軍備寇、亂日熾田畝日荒於是始撥餘丁補種故
軍土田顧名之曰餘丁者豈必故軍之子孫房族而冒
頂之弊起矣方撥田之初報占不審有田一項重報兩

三軍兩三軍爭共一田者有牽紐肥磽苟求其教者一
戶之田分軍報民時移世變民隱其田而爭于軍者雖
云每軍各項三名僅足一名之教而已成化初遣官清
理始除其虛教稽其實在分配暇補務足糧額遂有正
種貼種朋種品搭種等名目此時率三四五軍而併一
軍由是額減于旧每屯之軍多不過四十名少止二十
名而已洪治末年屯軍災亡益眾倪給事中奉命清查
欲得原額多侵民田幾至激變慮妨復命乃將成化中
稽實配補之田分抽一半別作新增而徵其租軍士大
困至饒御史始令停徵後屠御史奏請開豁嘉靖中嘗

屯鄭僉事將屯田聽人請佃論者非之萬曆十年以後復行清丈遺失畝分藉是得復而豪民頑佃轉相承充移脊換腹終不可革今依故藉而例其衛所撮其要害註其屯生備著于篇

隆慶志曰屯田以田業軍寓兵于農最為良法但其田業近多頂充于豪家徵侵于官旗不如計許糧給軍令其自取為糧止豪家之充免徵收之弊而除其原生給軍民糧以充軍餉分廵僉事何全知縣譚放嘗建此議以上下文阻而止天下之事功不歸已多惡其成信乎立事之難也

音一

武衛

明朝洪武初以郡治建泉州衛旁列五所已乃城水灣為永寧衛城小甍為崇武所城廈門為中左所復于大擔南大武山外建浯嶼水寨祀大小擔二嶼之險絕海門月港接濟之奸與福州烽火小埕興化南日漳州銅山散勢聯絡其為全閩計甚周先年烽火南日二寨移入內灣浯嶼寨復移廈門縱賊登岸而後禦之無及矣嘉靖戊午浙江舟山倭徒巢梅柯復駕舟由海泊于浯嶼負嶼莫櫻四者剽掠興泉河廣並受其害越一載乃揚帆去此已事之殷鑒也譚巡撫綸總戚繼光議請

復旧旋復旋罷近又移浯嶼水寨于石湖說者謂濱海四郡隔藩籬而懷醜毒原非便計乃石湖則于內地尤近置鯨波若罔聞矣倘亦一長慮乎

旗軍

隆慶志云國初泉永二衛尺籍有歸附軍有投充軍有請發軍有改調軍或為正管軍或為帶管軍共萬二千有奇比制額過之其訓練歲二月中旬至夏至上七月中旬至冬至止右海備倭以中下班更迭月支亦有定制石二斗為軍總旗八斗為差操正軍加行糧四斗為右海備倭軍六斗為隻身紀錄軍三斗為老幼存卹軍三

分守城七分屯種糧右于所種田而以餘糧輸官為不支糧屯軍本府原派廣平等七倉秋屯蓋本折色九萬四千有奇亦定制也民右穀養兵，荷戈衛民兵食俱足民亦不困太平日久軍政不修逃亡日多清勾無法于是所存視制額僅五之一屯因夫額操因夫伍及至有事時乃抽選軍戶以兼團練謂之餘丁軍招集市井無賴謂之募兵調于各省謂之客兵又增派民戶丁糧于旧制外以為一鄉防守謂之民兵與鄉兵，增于衛所之外餉增于本折之外皆一時叔變非國家經常之規矣足食足兵修本振飭必自查覆旧制始

巡司

隆慶志云洪武至正統年間經畧諸臣江夏侯雋侍郎等官自福寧州以達漳泉置衛所共二十五巡司四十有五水寨五處衛所巡司以控賊于陸水寨防之于海則知巡司衙門雖小而與水寨同時建設所以聯絡散勢保障居民也近年兵餉缺乏扣銀解充似亦一時不得已之权今海防無倣生齒日繁彼處離城寫遠則流官彈壓與弓兵防守皆似难免者況土民魚鹽為生慣習風濤元甚水戰飛石放鏢乃其長技近年屢與賊聞賊亦畏之若以弓兵工食就彼招募土民籍之于官且

耕且守禁其剋制作其銳氣即勝兵千餘不召而集恐容兵不及也

容兵

閩中陸設衛所海立水寨皆係本地官兵原無容兵名目自嘉靖季年都督戚繼光用浙兵勦倭寇著績嗣而撫按請設參將等官帶領各處容兵來去不常至隆慶四年院道議募浙江一營題設名色把總一員哨官四員召募容兵六百名劄守府城至萬曆二十年海上有警院道又議添募浙兵一營又題設把總一員哨官四員以舊營見在者就中裒益每營各額定五百

七十五名至萬曆三十三年以餉諸裁減每營官兵定以四百五十員名為率內把總一員哨官四員哨長高招一十七名隊長書記四十九名把總家丁二名健步二名四哨官家丁健步各一名兵夫雜流三百四十七名每營每月約支糧銀四百六十兩有奇俱派在本府七縣徵給至于春冬二汛日營分兵二哨守料羅一哨守安海一哨守圍頭兼顧全福一哨守府城近議以安海為泉郡門戶奸盜去沒之藪題設專官駐鎮其地防守宜亟而圍頭尚在福全內地且有浯嶼寨右哨兵船在圍頭洋捍衛于海魚有巡司福全所掎角于陸議

將圍頭一哨陸兵掣撤添守安海其新營二哨守崇武一哨守永寧沙堤一哨劄守府城

水寨官

舊制水寨統以指揮一員謂之把總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題奉 欽依比照浙江定海等關把總以都指揮統行事于是浯嶼寨為欽總其浯銅遊兵把總及萬曆二十五年新設澎湖遊兵把總俱軍門劄給名色者

水寨軍兵

舊時水寨舟師皆撥各衛所軍南日寨則撥泉州衛合

興化平海二衛共一千五百餘人近來軍伍浯嶼寨則撥永寧衛福全所合漳州衛共二千五百餘人近來軍伍缺乏寨卒悉係募兵而衛所軍止貼駕船浯嶼兵一千七十名撥每司發給貼駕軍五百八十名浯銅遊兵五百三十六名撥俱布政貼駕軍三百名彭湖遊兵八百五十名春秋撥支給于泉

兵船

浯嶼寨管福哨冬鳥等船四十八隻浯嶼遊管冬鳥等船二十二隻彭湖遊管哨船二十隻揆福船勢力雄大最便衝犁所以扼賊船于外洋事

久備懈皆放賊船入港始議迎擊港中山灣崎嶇賊船窄小反易起避而大船轉動多礙皆為無用之器故寨中有福船又有次號哨船各船以便攻戰小號鳥船快船以便哨探或助力襲擊如福船出洋犁賊賊船勢將內逼哨冬船与鳥快船急搶上風又出賊船之內向外逐打務通使去洋內外夾擊放功如一槩從外追打逼賊登岸具有軍法

信地

浯嶼寨兵分四哨一屯料羅一屯圍頭一屯崇武一屯永寧每汛與銅山南日兩寨及浯銅遊兵合哨

指風傳籌活銅遊兵分二哨者汎時一屯日活嶼一屯
擔嶼每汎與活嶼寨兵合哨惟澎湖遊兵專過澎湖防
守凡汎春以清明前十日者三個月收冬以霜降前十
日者二個月收汎畢日軍兵放班其看船兵撥信地小
防

按泉州濱海綿亘三百里與島夷為隣其最險要宜
防之地有三一曰崇武在惠安之東北接涓洲與興
化連界西通泉州大港東接海洋南與祥芝對峙正
當泉之上遊海寇入犯首其衝一曰料羅在同安
極東突者海外上控圍頭下瞰鎮海內捍金門可通

同安高浦漳州廣潮等處其灣寬大可容千艘凡接
濟雀符之後皆識其地以為標準嘉靖間倭寇由此
登岸流毒最慘一曰舊活嶼在同安極南孤懸大海
之中左連金門右臨歧尾水道四通乃漳州海澄同
安門戶國初設寨于此最為遠慮至崇武而南有永
寧料羅而上有圍頭日活嶼之北有擔嶼烈嶼南有
卓岐鎮海皆海寇出入之路抑其次也今汎兵屯崇
武永寧分哨則獺窟祥芝深滬福全一帶有賴屯料
羅圍頭分哨則涸洲安海官灣田浦峯上陳坑一帶
有賴遊兵屯日活嶼擔嶼延哨則鎮海歧尾烏沙港

一帶有賴澎湖絕島曰為盜賊淵藪今設有遊兵防守則賊至無所巢穴又泉郡藩籬之固也乃若選將校按卒伍修滕艦明賞罰使水軍狎風濤而不敢偷安內湧則在人而不在地

寨隘 降 附

晉江縣寨十有七北曰萬安洛陽橋惠南曰潘徑隸十都所東南十有五曰吳山曰中寨曰坑尾曰沙堤曰新寨曰尾寨曰古雲曰沙浦曰倉後曰東店俱二都曰龍婆曰湖邊曰東浦曰深蘆曰龍尾俱隸二十都降燧十有二西曰安平隸福南曰龍坡曰古雲隸永寧曰坑山

十六曰東門外曰洋下都五曰陳坑曰石菌曰潘徑曰

益埔曰石頭曰蕭下隸福全

南安縣寨無 降燧四西南曰石井四都曰溪東四都

曰街內曰下吳隸針

同安縣寨十有四浯嶼為海防重鎮見志東曰劉五店

湧頭八都曰牛嶺曰穢林俱三都曰歐山都五西曰青奇山

曰洪山都八曰西山都二曰天寶九年建隸洪武

西南曰下崎曰大負堂曰馬奎隸高浦曰東湧曰

五通隸中左都降燧十有四南曰白石頭都十曰劉

山曰西蘆上隸高浦東南曰葉鈞都九北曰東

閩海曰亨泥俱四高浦西西南曰廈門曰歐舍曰徑山二

都曰東渡曰下尾曰流礁三都曰井上曰龍淵都俱

惠安縣寨四北曰白水在白水浦南一名陳同元季寇

兵守重建西北曰東坑在日曝嶺西南曰虎窟

間崇山夾時狹東南曰青山二年建都洪武二十

有五曰崇武曰獼窟曰小岞曰黃崎曰峰尾俱有城壘

峰燧二十二東北曰海頭都曰下頭都曰後黃曰峰

尾俱八曰大山曰高山都俱九曰蕭山都曰壚頭曰下朱

一都曰後任三都曰白沙都九東南曰白崎三都曰柯

山二都曰獼窟二都曰大岞曰古雷俱二十曰赤山二

八曰埕埭曰小岞俱三曰尖山三都曰青山曰馬頭三

隸崇武所俱安溪縣寨二曰白葉坂在崇武信里嘉靖二十六年賊

負事余廣請建圍以石城發泉州衛千戶一曰盤宗寨

赤新溪里 隘十有一曰東嶺在依下里曰曲林在崇

正德十年知曰肩田龍須里張後建三曰大深感德里

年城溫文進立寨於曰磨鎗新康曰打鼓東蘇里嘉靖

大熙十年知此創營正德曰東溪崇善曰燕尾龍消里俱知

曰蠶頭崇信里軍寨山下曰白泥長泰里曰挑舟常德

福建

福建

福建

福建

福建

集二里間以至上寨地最為關係

永春縣寨二十七曰南峰龍在坑掛曰占仔在隔掛曰碧

溪在知里紫鏡尾村嘉靖二年曰蝴蝶掛村曰金鷄店在

北村曰石鼓華村曰陳坑坑在陳村曰山中上下寨在曰龜

洋馬頭上在龜洋村以曰大模在村西溪曰陳巖村在溪口

有朝蕭姓者碩建險壁立中清泉四港虛架石下臨深谷

曰道場極在寬麗可容萬人曰仙亭在村後東曰銀瓶在

險壁立中有清泉曰雙魚嶺名曰王山鐘在

後四都上曰陳占在石岩山鱗石晚岩半壁有洞深廣莫

後平今不能討至有砲石師而曰湖安在湖曰白鶴在頂

峭壁立層岫環障清泉四出正德十四年曰石壁洋在南
九麟兒修築賊酋陳敬德攻之不克引去曰石壁洋在南
曰覆船在蓬村曰橫山在溪村曰狗巖在二十村曰磁灶

村後磁灶曰苦崎村在田地曰河坂在柯曰張林在山上

十三隘二十二曰樟坑路在通漳平山下曰任田在武通

溪曰白山嶺在東湖山下曰吳畬在東山下曰上畬在

下曰蘆地在嘉靖二年自任田至建曰呂平在愚鼓曰

山中在七都曰許平在七都曰高平在路通安溪打鼓嶺知

曰上達在二隘俱知坑山後鏡已上曰播龍徑嶺頭在嶺頭曰

西向嶺在嶺西曰泥門塚在二隘俱知岩嶺北已曰東關在

五曰梅坑在都曰塔嶺在二里都曰白隔在里東北曰石

都

獅山在十都曰口苦竹在十都曰頭

監在十都曰蘇坑英山在十都曰湯尾閩在十都曰巖市

德化縣閩曰官井閩在十都曰湯尾閩在十都曰巖市

閩在十都曰平盧閩在十都曰蘇口監在十都

永曰劇頭監在十都曰蓋福洋監在十都曰上捺監在十都

曰石門監在十都曰油竹監在十都曰蛇嶺監在十都

梅曰湯嶺監在十都曰九林監在十都曰赤嶺監在十都

曰蕉監在十都曰長安監在十都曰伏虎監在十都

北接汀延二里其交接處最要按泉郡西北負山安永德三縣與汀漳延平為隣各

處近民間作不靖先年在，設有寨堡或遇所必由

或守賊所必據其建立防守大抵由于民為多東南

瀕海接近島夷晉南同患 諸寨皆為備倭如圍頭

烏潭深滄甘江等灣其土民慣戰海賊所畏兵亦賴

之嘉靖季年倭寇充斥村落之民多以寨堅人強得

免者承平以來各寨僅存其民近年巡撫朱徐二公

曾屢行申飭各鄉都築堡防虞然上有經營之勤常

惠于民不可使知下有出辦之繁常苦于官不能盡

亮非蚤計而預築不得堅完然無故而興役又涉謗

端自非瞭若觀火憂切桑土之長孰能曲突徙薪于

福建

徵正糧一十二石聽其自給而屯倉廢然是時屯種皆
正軍也至正統末沙无寇發暫取屯軍回伍以備戰守
兵亂日久田之荒蕪愈多于是始撥餘丁補種故軍田
土每軍各項三名然水芻沙壓豪家侵易所存田畝僅
足一名之數其餘皆虛填也弘治末年倪給事中清查
屯田不知田畝存沒之故于每軍三戶內抽一戶半
別作新增兩徵監司由是督輸軍士不堪至饒御史始
令停徵後屠御史奏請開豁計今屯種軍士田畝所入
有賠輸者有僅輸者求其如 國初得正糧以自贍者
十無一二矣

蓋有煎法有晒法宋元以前二法兼用今則祇用晒法
其煎法月以二信候潮鹵潮退鹵沁土中遇烈日結生
白花聚之以實于鹵於復鹹水淋之鹵 坵者穴土為
窟其下為涵池有窟以相通用蘆管引之水清鹵坵猶
管注池中投雞子挑仁以浮為節則鹵可用乃瀉鹵于
灶旁之王斛以管引注盤上煎之盤編竹如盤狀用礪
灰塗為大盤日夜煎二百斤小盤半之其晒法亦聚鹵
地之尤鹹者晒曝令極乾寔于漏坵滲入溜池復取池
中水澆之如是者再則鹵可用矣晒鹵之盤石砌極堅家
為風約水故廣狹無過數尺一夫之一日亦可得二

百斤宋時益價斤為錢十貴倍之今日價極高不過錢二文以晒法無柴薪費故也

農桑絹課

我朝度曠地之在官者予民種桑畝四

十株科絲五錢每絲一斤四兩成絹一疋長三丈其餘兩為寸尺之差諸縣歲科絹一疋疋一丈六寸八分異時農桑具文無寔教每疋始徵銀一兩六錢三分有奇均里甲丁糧之料非田制矣

國朝役民之制一里十甲更番應者謂之正役其餘俱謂之泛役泛役有三以隸兵門斗凡在官諸色人役給使令以驛傳三等馬首人夫等專接連以批兵弓兵防

盜賊各以丁糧審差則例各見于後 後里甲凡家十為甲別推一產力多者為之長甲十為里有百家并十長一百一十家循環役之每歲里長以其甲之十家為辦上供物料及支應官府一歲經常泛雜之費至第十甲編造黃冊則有書手一人貼書二人其在城郭為坊長每里又有總甲一人掌覈察地方非常之事老人一人主風俗詞訟凡總甲老人執役不限年 徭役凡徭役以次差甲之應役者米一石准夫一丁當役之年辦其老弱不任役與有戰事及蓋戶免役者各以應役丁米填各衙門差使應為力者大約不逾二十日應為銀

者大約不逾八錢若一歲丁米能盈縮于當役之數者亦微增損以均云

泉州潮汐總叙

泉州大海浸于東南百州悉自西北歸焉惟德化水隔陽隴返歸永福安溪永春地高潮不能達其流至安南雙溪始與潮接納潮者惟晉江同安惠安三縣而南安之溪則接晉江之潮者也晉江之潮北入洛陽江西入洛江流二江無限畧曰晉江上下東南入安海港南安僅抵雙溪口同安僅抵縣前東西二溪惠安則溪不入潮其所入之處則添崎峰崎二縣輞川儀場大岞嶺窟四

澳然南安自雙溪下接金溪黃龍溪晉江則筍江下接洛江兩涯小港潮皆可通與同安東西溪之潮去海道遠水淡可耕若洛陽安海港及惠安諸港澳近海則水鹹矣其潮候則溪江港澳及海亦差有先後云

海潮候

初一十六辰戌中

初二十七巳亥初

初三十八巳亥中

初四十九巳亥末

初五二十子午初

初六二十一日子午未

初七二十二日丑未初

初八二十三日丑未中

初九二十四日丑未末

初十二十五日寅申初

十一二十六日寅申中

十二二十七日寅申初

十三二十八日卯酉中

十四二十九日卯酉末

十五三十日辰戌初

此以潮平時為候洛陽江安海諸港澳緩海潮三刻語
 江筍江東西溪又緩三刻金溪又緩一刻瓊溪又緩一
 刻此諸潮先後大畧也近潮居民以指掌布十二時復
 以長半滿汐半竭六字順推亦準但潮有小大候因之
 而有遲速尚當按刻為正

惠安志載候潮之法以太陰每日所躔天盤子午卯酉
 之位而定其消長月臨于午則為長之極歷未及申酉
 則消之極復長以至於子又為長之極自是至卯而消
 復至于午而極盛此其較也然月順天右行積三十
 日始一周天每日臨于午卯酉四時位有先後故潮因

之亦有晝夜蚤暮之不同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初九
在巳亥二時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初九
午二時初六二十一潮至在丑未二時初七初八初九
初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潮至在寅申二時
十一十二二十六二十七潮至在卯酉二時十三十四
十五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潮至在辰戌二時右分為六
節應月消長月行雖有常度大率朔望前後則行疾至
上下弦則行稍緩月行疾則度盈而潮盛月行緩則度
縮而潮微水陰氣月為陰之母其相應如此
升菴集海潮人皆言因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遊

海上詢之故老月初六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
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去則潮復上斗北
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則沒潮退盡盧肇言
曰是太陽水是純陽日西入地時陰避太陽東海潮上
日本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箭之急疾晝夜不能行
萬里海之深濶洪波蕩漾如何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
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肇不曾海上遊行其文經
進朝臣無有詰難者余曾較勘東萊與膠西陸地相去
二百里許水行迂曲則千里許潮信不同萊北潮上即
膠西潮下膠西潮上即萊北潮下北到南海約近萬里

據大體北海潮上則江淮以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以北皆潮下即是如登萊即墨盈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潮流各異耳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大抵海水盈縮譬軋象縱橫耳於理則無有邊際隨風飄蕩莫能定準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教亦聖功道力不可思議耳丘長春之說如此可與盧肇余靖及天原發微之說相參互啟備錄之

凡鍊鐵依山為窰以鑪與炭相間乘高納之窰底為竇下為渠炭熾鑪液流入渠中者為生鉄用以鑄鑄器物復以生鉄再三銷拍為熟鉄以生鉄相雜扣用作器械鋒刃者為剛鉄今安溪湖頭覆瓦頭德化等處尚有業作者

宋初郡守皆以提點銀銅之事入銜元豐以後玩閉去提點之號今制禁銀冶凡言鑿山得鑪者多謬妄不足信又宋時有淋銅兵士月給衣糧往充潭州永興場鑄工淋銅者以生鉄銀成薄片浸膽水中數日水蝕鉄生赤煤煉之三煉成銅膽水者信州大率用鉄斤有四兩

得銅一斤

蔗糖取蔗入碓杵爛用桶實之桶側近底有小竅其下承以大桶每窠一層以薄灰澆之至滿淋以熱湯則漿液自竅流出注于大桶酌入釜烹煉火候既足蔗漿漸稠乃取油滓點化之把置大方盤中俟其凝結是為墨砂糖又取黑砂糖入釜烹煉劈鴨彈撓之使渣滓上浮輒去其渣復以粗瓷器上廣下銳如今酒家漏卮者有竅當其銳以草窠下承以瓷鍋把糖漿入器中攪之及冷凝定漚入鍋為糖水至露雨候用赤泥封之約半月而易封伏月剖封去糖則糖水漚盡其凝定者遂煉

結無濕氣是為白沙糖其響糖、霜皆煮白沙糖為之藍澱藍有二種葉大高者為馬藍小者為捩藍郡中多捩藍霜降後割取浸巨桶中再越宿乃去其枝梗納灰疾撓之泥湧微白久之漸青泡盡澱花與灰俱降乃澄蓄之而瀉去其水則澱可濾而染矣

郡國利病書卷之九十六

兵事

泉州 正統間建昌人鄧茂七聚眾殺人縣官捕之遂
 拒捕率党劫上抗汀州正統十三年據杉關攻光澤縣
 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掠庫藏數日至順昌縣時尤溪
 壚主蔣福成亦歸集壚丁劫取聚落旬日至教萬人龍
 尤溪與茂七救援遂攻延平令拒官軍官軍皆沒御史
 丁宣等發牌招之茂七等殺齎牌使者據王臺地方立
 提甲里長殺張都司勢益熾遣賊將陳敬德由德化寇
 永春永春民郭榮六擊破之餘賊吳都提等分寇諸縣

遠望風降附將攻郡城郡守熊尚初請調衛軍未下
 自提民兵與晉江簿史孟常陰陽正街揚士洪拒于城
 南古陵坡被執皆死之巡按御史張海上其事 上遣
 都督劉得新陳榮與都御史張楷等親諭務要勦滅盡
 絕陸辭又諭你等不可遲福建一方百姓望你等來救
 他務要將賊人殺滅盡絕措等分道入閩乃平諸賊函
 賊首赴京入閩始定

弘治四年漳平盜溫文進寇安溪攻陷縣治永春南安
 郡城一時騷動副使司馬聖督民兵討平之
 正德中廣東盜屢寇南安永春德化安溪等縣

嘉靖元年秋廣盜犯永春

二年正月辛亥泉兵與廣東賊戰于高坪敗擄泉州衛
 經歷葛彥乙酉漳泉合兵復戰于安溪之霞村擄漳州
 府通判施福七月賊入興化

三年十月按察司僉事聶珙督同六縣兵合擊賊于德
 化之小尤中圍滅之

二十六年劇寇陳日輝聚黨據安溪覆陽山大小尖白
 葉坡諸洞是冬寇分地僉事余燿督兵討平之

時漳州月港家造過洋大船往來遲避佛狼扒諸國通
 易貨物海道不靖是年新設總督閩浙都御史厲禁通

番獲通番者九十餘人都御史朱紘行海道副使打喬都司盧鏜就教場悉斬之尋論發打喬盧鏜皆擬重典後郵邢郎中陸穩乃奏釋之漳尋復通倭亦以巨航至漳泉人往者有辭其直者遂生嫌隙而倭患萌矣

三十五年倭自福清海口入寇泉州衛指揮童乾震引兵迎戰死之倭復至郡城下陷崇武入永春安溪

三十七年四月倭犯安平市陷福清南安惠安知縣林成禦賊于鴨山死之遂犯郡城

三十八年倭犯郡城同安

三十九年四月陷崇武入永春七月陷安溪

四十年倭掠同安晉江仙遊殺民呂尚四聚黨攻陷永春擄知縣林萬春賊褚鐸攻南安執招撫千戶王道成遂攻德化知縣張大綱戒壁嚴壘乘執去戰大破之直追至巢尚四走死擒鐸二賊悉平

四十一年二月倭陷永寧衛是時土賊謝愛夫等並起擄人發塚抉贖指揮歐陽深泰將黎鵬舉等合兵連破山寨斬賊首韋老等六月深遣人撫諭其党夜解散萬餘人黎明進擊擒江一舉李五官等斬之十二月廣賊陳紹祿三千餘犯永春先是倭在福清未回者遁浙直總督遣泰將戚繼光領金華兵來援興化至次

宏路驛一夜勒之兵無所犒賞尋還浙江新倭自海口登岸遂攻圍興化城數月時都督劉顯屯江口距城四十里不敢進遣五兵詣城約援為倭所獲殺之以從倭漢人詐為列兵入城分守參將翁特器參將畢高並中其計十一月二十八日夜五人在城殺人倭乘亂攻城城遂陷據城三月凡殺署印同知一人士夫十餘人大家小民無救至正月始去屯平海衛上命戚繼光以都督總兵福建提浙江兵未至時廣東總兵俞大猷奉遣應援以南贛兵為軍門所白新募漳兵未可以戰惟先扼截海港毋令船得脫去指揮歐陽深奉遣援應占

賊戰于平海之東蕭死之四月戚兵至遂直抵平海衛城破其巢殲滅無遺

四十二年十月倭復攻仙遊五十餘日時浙兵更番未至戚繼光俟久恐城中力竭乃率見在兵破其西寨遂與譚巡撫連兵盡破其東南二寨賊遂潰

四十三年正月賊入泉郡境攻安平戚繼光兵續至賊聞引去戚追勒直至漳州賊復奔潮州為廣東總兵俞大猷截殺無餘

四十五年春有倭船百餘隻突至永安戚總兵截殺之隆慶三年四月倭二百餘犯同安分巡僉事蘇愚遣

指揮張奇峰督土兵往殲之自是絕迹矣

興化 嘉靖二年七月廣寇申大總犯莆田典史汝良

戰死

三十七年四月倭犯府城自是連歲入寇

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倭陷府城同知吳世亮

訓導劉堯佐死之賊復破平海城罷游巡撫逮翁分守

請戍

漳州 正統十四年登茂七虎揚福陷漳浦南靖長泰

龍岩又圍漳城漳州衛指揮顧斌敗走之

嘉靖二十九年贛州峒寇李文彪等作亂漳州府通判

謝承志率兵禦之為所獲

三十五年十月倭犯詔安

三十六年六月海寇許老謝策等焚月港

三十七年冬有海寇謝老洪老即洪珍等誘倭三千餘人

船泊浯嶼次年正月由島尾渡浮宮直抵月港奪港中

大船散劫八九都珠浦及官嶼等處復歸浯嶼自是連

年焚劫府屬各縣

三十九年五月饒賊張璉僭稱偽號襲陷雲霄城是年

龍岩南靖平和詔安各處俱被倭饒殺掠草寇乘風竄

發郡無寧土

四十年正月，港二十四將反。先是丁巳年間，九都張維等二十四人共造一大船，接濟番船。官府募能禁戍，午冬巡海道邵棟差捕道林春領兵三百捕之。二十四將率眾拒敵，殺死官兵三名。由是益橫，遂各據堡為巢。旬月之間，附近地方效尤，各立管壘，各有頭目。名號曰二十八宿，曰三十六猛。是年春，攻破虎頭城，又攻田尾城、合浦、漸山、南溪諸處濱海之民，害甚于倭。是年龍溪縣二十三、四等鄉并海倉石美、烏礁等處土民俱反。閏五月，饒賊襲陷鎮海衛。八月，陷南靖縣。四十年三月，饒賊復入南靖縣。十月，海賊吳平引

倭嚴陷玄鍾所

四十二年十二月，龍岩縣土賊蘇阿普、曾東田等作亂，殺漳平知縣魏文瑞。

四十三年二月，倭賊數千人自興化仙遊縣來，總兵戚繼光追至無象舖，大破之，斬倭首三百餘級。是年斬二十四將賊張維。

四十四年，勅殺龍頭寨賊首曾東田、馬元湘等。

四十五年五月，吳平夥黨林道乾等犯詔安。十月，總兵戚繼光勦滅之。

隆慶二年，吳平夥黨賊首曾一本犯詔安。九月，復寇饒

平詔安副總兵張元勳領兵由陸路截殺于鹽埕又大
敗之于大牙灣

三年五月曾一本賊船救百屯于雲蓋寺拓林等灣閩
廣軍門會兵于六月內進兵勦滅之邊境始安

萬曆十一年四月奸民吳隻引等謀亂誅之

二十年二月長泰縣董民公等反獄斫知縣李學詩不
死捕得誅之

福寧州 自嘉靖三十四年以後倭無歲不犯州境三
十八年三月倭數千攻州城署州事武平縣知縣徐甫
宰悉力禦之倭退四月陷福安丁巳參將黎鵬舉自奮

山衝倭舟為兩截壓沉其一舟追馳三沙至大猷山以
火攻大破之六月鵬舉被逮去七月倭破挑坑寨八月
連攻拓洋堡不克

四十年三月倭據雲淡門十月陷寧德

四十一年八月浙江參將戚繼光帥募士八千殲倭衆
千餘于橫嶼

四十二年五月倭寇流江沙埕烽火寨把總朱璣率舟
師破之把總王如龍追倭賊于小石嶺大破之

四十三年四月參將李起破倭賊千餘于水灣

沈鉄上南撫臺暨巡海二祖請建澎湖城堡置將屯兵永為重鎮書

謹陳為處置澎湖啟基善後永固閩疆事紅夷潛退大
考蓄意巨測徵兵調兵殊費公帑昨借陳移撥遲遲委
官宣諭約為共逐一節未知可允行否若澎湖一島雖
僻居海外寔漳泉門戶也莫道紅夷灣泊即日本東西
洋呂宋諸夷所必經為地最險要山无平坦南有港門
直通西洋紅夷築城據之北有港門名鎮海港官兵渡
彭居之中間一灣從南港門而入名曰暗灣可泊舟數
百隻四圍山地人云可開作園栽種黍稷瓜菓等物牧

養牛羊牲畜未可遽墾為田以山多頑土無泉可灌故耳今欲使紅夷不敢居住彭湖城諸夷不得往來彭湖港其策有六一曰專設遊擊一員鎮守湖內二曰招募精兵二千餘名環守湖外三曰造大船製火器備用防守四曰招集民兵開墾山蕩以助糧食五曰議設公署營房以安官兵六議曰通東西洋呂宋商船以備緩急此六議似宜斟酌舉行者夫彭湖險地什倍南灣南灣地在海島夙盜藪也萬曆初年撫臺劉凝齋以租移會廣東制臺題設副總兵坐鎮于中抵今兵民完聚土開闢屹為海邦重鎮倭夷不敢窺伺漳潮賴以安枕信明

驗矣今彭湖可做而行之請設遊擊一員坐鎮湖內仍設左右翼把總哨官為之輔佐擇閩中慣歷風濤諳練水路者充之無事則演藝守汛有事則料敵出奇俾諸夷不得窺中土併議久任責成凡兵之進退糧之出入咸遊擊是賴三載加銜六載成勳特陞大將每歲或委廉幹佐貳不時查點如兵士有虛捏月糧有尅減參處查究追出銀兩以充兵餉庶知勸懲永奠沃壤殆與南灣一鎮並為閩中屏翰矣此設遊擊之策一也夫有官守必有兵戍守哨探之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每名月糧九錢此定例者其糧餉或由自漳泉二府或支自布

政司庫原有定議沿海濱捕漁之民慎擇以充之或撥
本洋遠探若干名遇賊則攻擊之或撥港內守城若干
名有警則應援之遊擊標下親兵與把總哨官人役各
自另設不設占用水陸戍兵一人不許虛冒戍兵月報
一分其月報按季開支該道委海防館照名數鑿鑿包
封透名唱給不許將官總哨代領以防尅減尤不許防
館吏書需索常例以奪兵食此道兵營堡宿弊亟宜申
明禁革之凡汛地之守探具數總報院道以便查考夷
情之緩急飛報院道防館以便調度一或誤事自有軍
法庶水陸並進大牙相制彭島一帶可保無虞此議戍

兵之策二也夫各寨遊每船板薄釘稀委官製造價銀
十不給半一遇海濤便自潰裂安可去戰今宜令駕船
者領價監造每船歷歲汛方許修理載幾汛方許改拆
而拆造僅給半價則造船駕船均有一手或不敢以故
漏之舟自試蛟龍之窟耳若火藥尤紅夷所畏者中左
所火攻已破其胆大舟四集自爾宵遁則火器當多備
明甚而大銃大船尤不可少者宜造大船十餘隻安置
大銃十餘門布列港口俟寇至夾攻之夷酋憚我長技
不惟不敢侵我疆土且遠遁無敢再者矣此議造船火
器之策三也彭湖山地雖云頑土不堪墾田乎而遍度

膏腴之區或可徭種禾穀者即黍稷麻頭柑蔗粟木均
可充兵民口食之需須廣招同安海澄濱海黎庶乏田
園可耕者多四五百人少亦二三百人俾挈耒鋤種子
以往就居撥地聽其墾種每人量給二三十畝仍帶妻
子方成家業併畜牛羊捕釣漁利少資糊口仍禁遊擊
總哨各官不許科索粒食各戍兵下班之日有能用力
種植者亦聽之明示十年以內決不抽稅俟十年以後
田園菓熟酌量每畝抽銀二三分以為犒賞官兵之用
務使兵民相安永遠樂業此議召民開墾園地之策四
也若官既守海必有二解居之戍兵寓民亦須藉營房

寮舍為藏身計今議蓋遊擊府公署或在鎮海港口或
在娘媽宮前當查田基拓充之標兵量撥百名環列左
右仍設倉廩教間為貯糧之所擇寬廣為教場以脩操
練而暗灣口相對二銃城及東北面大中墩各量置營
舍以為守禦方免各兵暴露船兵營兵輪流撥用少均
勞逸即召募種植居民就令自蓋房舍或官量給房價
咸附兵營居住相依為命守望相助此議設官解兵營
之策五也夫彭湖大灣上下官兵船隻把港則番船不
許出入紅夷不許互市無待言者然泉漳二郡商民販
東西二洋代農賈之利比之然也自紅夷肆掠洋船不

通海禁日嚴 民生憔悴一夥豪右奸民倚藉勢官結
納遊總官兵或假給東粵高州閩省福州及蘇杭買貨
文引載貨物由外海徑往交趾日本呂宋等夷買賣覓
利中以硝磺器械違禁接濟更多不但米糧飲食也禁
愈急而豪右未沒愈神法愈嚴而衙役賣放更飽且恐
此輩營生無路東奔西竄如李旦黃明佐之儔仍走夷
鄉代為畫策更可慮也不如俟澎湖島設兵鎮後紅夷
息肩暫復旧例聽洋商明文引往販東西二洋經過
澎湖赴遊府驗引放行不許需索阻滯回船之日若帶
有夷人在船即拿送上司以奸細論庶可生意飽商民

之腹亦可以夷貨增中國之利俟澎湖設官建城之後
可徐議為之此議通商便民之策六也以上迂議六款
前五款似可為澎湖善後之一助後通商一款亦聊備
後日通變之徵叔伏望憲臺不棄迂朽仍令藩臬巡海
守巡司道洎總兵副參等衙門面議停妥一面題請一
面舉行非但澎湖一島堪與南粵並稱重鎮而八閩士
民永有攸賴矣

郭造卿閩中經畧議

閩經畧之大者繫于督鎮蓋閩之巡撫自正統前侍郎揚勉始也至成化末王繼而後或罷遣矣嘉靖間胡璉朱紉王忬兼閩浙巡視事平而不常設專設自阮鶚始未幾而兼提督軍門矣至書居漳則于防山寇為踈居省城調度則去南粵太遠以地理較之沿海州縣通潮汐者六縣而抵大海者十五縣耳尚有重岩疊障者三十七縣為盜賊穴窟者何乃遺之乎然諸縣屬之南贛軍門建邵延三府及福興漳泉山縣皆當居中維轂而四本哨應然後可也置節鎮與立會者不同會者取舟

揖所集以為民生便節鎮取道理所均以為控制便也如慈兵鎮，東則鎮軍門無如泉左興右漳其城高如省中而加廣五百十九丈且無省城九山及諸署公而闌闐星聯科甲出威壯哉郡也宜為鎮者一閩郡城大者三福也建也泉也皆昔僭偽所都故恢闡若此歷考僭據而泉于唐末王洵陳三姓尤久故其城尤大而非當上將之衝宋末蒲壽庚元末那元那納虜酋所據流毒福興甚熾為無重臣鎮之耳今福有三司三縣建有都司二衛而泉獨一縣一衛以制甚大易據之郡他日之憂當不下于唐宋元之季世矣宜為鎮者二沿海州

郡外衛備倭者一其帶守禦所不過一二三耳獨泉外衛一而帶所五及十五巡司獨多于他郡者蓋其濱海最廣而其地重故也宜為鎮者三沿海 國初島民多內徙而泉同安之嘉禾浯州諸島不徙二守禦所及鹽場諸巡司居之迤來所城陷其一矣且外嶼彭湖最大有三十六島與琉球直視他島為獨遠不預為之所漸為海寇所據則其巢難攻往年之覆轍可鑒宜為鎮者四夫均閩海也而漳潮多寇者為私通多而嚮道熟救援便耳故南粵甚多而閩漳多泉次之其北邑惠安而上非為鹵掠不徙之矣故惟梅州雲霄月港海滄桑嶼

列店及同安晉江二三海墘也 至書鎮漳亦為此耳
今安邊館又開番市非軍門鎮之如戎心巨側何但鎮
漳則反側不安是急而之海居會城則去此遠而彼
無忌矣惟居泉彈壓此輩其勢易于搜捕且今會城迤
南不敢睥睨焉宜為鎮者五海上难以里度惟視風之
順逆若沿海之陸其程可計省城南行六驛至泉漳城
北上至泉九五驛則其道理稍均可通上下羽檄而左
右策應不至于後時宜為鎮者六夫上下各去四郡在
山海分言也其寔建連福州汀連漳州而邵延居泉
之直北即汀為閩西極邊泉至其界五百五十里若汀

至福州則千餘里也故其由水至延平又陸抵泉四百
里其由漳至者陸路七百餘里耳建由東溪下邵由西
溪下皆會于延而入泉屬德化西至延界二百餘里
北至福之永福二百餘里即福雖隔府而其西北古田
閩清皆可由永福入泉非惟漳泉便而福建邵汀延蓋
無不便也宜為鎮者七閩驛詳于通衢而深山茂林獨
少是以官吏罕至而姦究逋亡沙尤聲寇猖獗至熾生
此耳汀漳初設兵備諸臣經畫為通道置驛故其盜區
漸弭自省城而下峽江濤險宋初泉人避之于北門而
往有驛二三由尤溪入福此其故道可考也倘軍門移

鎮而尋故蹟于大田德化置驛則山路四達可無盜賊
憂矣宜為鎮者八若以戶口稅賦論之雖無贏於福而
福有三司臺院加以軍門總兵民不勝其疲矣而泉為
開府雖其愚民一時或恐煩擾而福獨非民可使有不
均之嘆乎然供儲皆八郡所萃軍門多從他郡豈能常
居此如居此則視之如家必多方經營不惟城池如金
湯之固而舟車所會冠蓋所集儼然達于上國矣宜為
鎮者九夫泉自宋監場多于他郡而番舶于此置司故
其郡為独富餘力及于橋道而寺觀甲七閩今科甲雖
侈于昔而橋道之類多廢則其富盛不及昔者尚多耳

迺者番舶為漳所移而監利兵之未善必得開府畫之
則今重而民遵以過外夷則舶可兵以復古制則監利
可通于地方所益良多而軍興可以佐費矣宜為鎮者
十故移鎮莫善于泉為山海皆可區處也茲第就閩而
論之若經畧之遠者如田軍門汪道昆所奏福廣共設
總兵鎮漳潮二者各副總兵則福居五寨之中而廣居
三路之中聽其調度為宜然溫福之間尤為上游要路
元末方國珍逋而入閩國朝湯大夫潛而取閩皆是
道也島夷入必先此今雖陸寇稍戢安保後日無事乎
一當有事則猶增總兵矣此一時叔宜之術而非可以

常設者也若今副總兵于南灣而掣肘于二省奔馳于一隅則其不便亦甚矣且南灣孤山延袤既廣而無衛所非所以壯形勢也無論瓊崖儋萬立州郡于孤島中即嘉禾涪州孤嶼而各列守禦所南灣可不為之所乎故必移衛及所方可以重帥府以藉其犄角其如繁費何哉夫潮今有拓林守備以控南灣而漳有銅山寨足以扼其吭喉但當選將簡卒時糧治艦而左右會師漳下潮之大城潮上漳之玄鐘使接壤之身不得喘以為窳漳于銅山而北至擔嶼以會涪嶼涪嶼會南日于平海南日會小埕于南文小埕會烽火于西洋烽火去北

蒲門以會溫之金盤而南下亦如之此其大勢也視寇之所存而悉兵往赴之賊在溫而鎮烽火賊在潮而鎮銅山禦不使入此定策也安用副總兵而待寇以煩民乎且潮漳各有參將其事叔與之頡頏而兩部遵奉不一其文移尤難行于州縣蓋視之猶贅旒也然昔漳南設參將為有潮寇耳北路重地僅設守備所轄本衛二所小埕水寨即在定海所外有警輒閉所城而罪則不之坐蓋以陸藉口為其無與于海即守備之賢者無以行其令矣宜改守備為參將而管烽火小埕二寨防北戶而重鎖鑰南參將則管涪嶼銅山二寨為之救援而

山海俱聽其令兵化守備南日水寨南北參將皆得調之方如常山蛇勢首尾及中擊則皆應矣是故如副總兵不足為南路重而改設參將所以重北路者大則總兵居中而轄二參將將如命左右手五寨皆所提挈而臂指之勢成矣况廣綜理亦密而足為助手宜罷副總兵于彼此各便不者宜為之處而重其事叔若城池諸費皆不可緩者也

郭造鄉閩中兵食議

今夫浙廣沿海其府有衛如金甌詔南諸府不近海者惟以守禦所而閩延邵汀建非海郡皆有衛建之衛且

二其視浙均多于廣矣雖守禦所視二者去年然閩地隘如也足矣有二都司五水寨田額共馬步官軍四萬八千二百餘員名視浙之三萬九千九百餘員名廣之三萬九千四百餘員名視浙尤多自晉然矣則外非味而內甚固今軍丁雖減而食多田以充餉況州縣弓執其兵又萬餘乎執兵每名有加二分之一者弓兵每名有減二分之一者以所加減之食充餉又有執若干名全以充餉者此外備用存田有丁料及倉糧折色浮糧餘剩魚課寺田海田商課之租稅并諸司之罰鍰皆可

以佐軍興逆者軍門有減有增其作為不同無非為地

方計耳以余計之今賊之據者不過萬餘而閩捍寨有
衛所之兵机弓為州縣之卒且十餘萬矣惟擇將而簡
練之無供億之煩可得水陸精兵幾倍于敵則閩無不
足之兵自無不足之食兵食之外亦無不足之費其所
以不足者客兵未除也客兵為用則軍衛州縣之兵皆
無用矣於客毋論加食第儉之而日二分其所歲費已
為額外况安家行粮及將領之猥瑣乎夫閩昔藉於浙
其將令良故其兵足恃也今殊于昔矣而藉之犹故也
何異於闔廬之宮皆以為孫武之師派上之衆亦以
為淮陰之士也耶是以有限之財而養無賴之兵矣則

浙兵之宜除不可不早計也或曰子所言者兵之常經
倘賊過萬餘則何以禦之夫海寇則海兵浙廣之不如
閩久矣山賊弄兵乃專藉客兵攻之然其阨寨未闌歲
月徒困不如土兵海內皆然以土兵而當山寇亦未見
其不足也至于大勢若不可支亦以土兵未練不得不
藉客兵散威耳至收功而土居多倘而既練又奚患乎
今閩無事且勿過計但經常而為之理先正名而責寔
可也名曰旗軍補羨丁而勿侵冒名曰弓机還旧額而
勿加減勿充餉之故而盈縮巧取勿團操之故而虛盡
歲月則名寔覈矣此在司戎司牧者得人以練之盖非

言之所能盡也誠圖表裡之策畫急緩之宜順遠近之
勢制輕重之叔則即在閩土自分主客如上四郡凡沿
江浙廣之界勿召 延建邵汀五衛延二守禦所及連
城清流歸化邵武泰寧建陽建寧甌寧南平將樂尤溪
順昌大田永安沙縣十五縣之軍兵選四千為四營分
四道于四府下四郡一州凡沿浙廣海之界勿召 福
興漳泉六衛龍岩一守禦所及古田永福閩清懷安侯
官仙遊德化永春安溪南安寧洋長泰南靖平和龍岩
十五縣之軍兵選五千為五營分五道于四府一州各
道監之為之調度農隙則閱罷而歸寇警則撥至而集

隨軍門提兵所往即為標兵策應赴任則優常給遠征
則加行糧其不召者各守其土為主而征者為之客土
海小警則各就近而調如海寇猖獗則上四營援之如寇
猖獗則下五營援之各邊疆堅守如故此非奇正之術
乎其間通變尤存乎人自非天亂未有全閩皆寇區也
倘又不支而用召募山鄉各有強丁有餉而自有兵事
已則散歸于田畝近來所慮在海其舟卒尤為易集不
待甚練亦可以戰兩舟交鋒非勝則敗四面皆水非但
背水已也同舟為命胡越同心一舟自為一隊一隊自
為救援必兵士眾及不疲于更戰然寔在舟楫壯而衝

歷不動鏢石多而擊殺不竭尤以火藥火器為威多蓄則益勝矣其至要莫如辨風色潮期取上風上潮以戰夫此雖十萬不能以敵千餘經年多募亦無益也賊每避下風入島以待順風之月乃為當先期預防之過期則可罷矣此皆因意外以保萬全稍變通而即足用矣至張皇而他借乎或曰軍兵非但兵餉而城堡樓船器械間謀賞卹之費計當安在乃可不詘夫閩語有云三山六海一曰儉則賦儉所有餘蓋僅足為民生需取之而充國計雖什百之一二然舍是非桑孔則無可為矣故閩承平不謂不安有事不謂不危何者兵集餉堆

况一切之費乎故軍興而加賦此為救解之術當莆中郡破言官閩人陳懋規林潤曾承芳上言閩餉多賴之時用兵二萬八十兵銀二十八萬餘兩半戰半守食如常教戰者曰給四分一年十四萬四千兩但不戰且罷縮其餉而乘之者八十萬足矣常賦亦已足供而可與民休息外此則閩業不為魚鹽田魚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餘石弘治中折之石為銀三錢五分民甚便蓋萬餘兩也然海未嘗盡變桑田人未嘗久廢網罟而課失徵更無得問何故國初之籍數於校尉嚴甚自海島內調民失業多年所為他姓豪奪而輕重失均逋賦

者衆且惟脩衛所用不閔白有司吏胥為政而多乾沒
是以籍存而戶逃絕官設而今廢格也嘉靖末民愈起海
爭者曰衆乃取而充餉擿問其賦則額多亡失而戶逃
絕者半吏亦莫能究竟之矣詎知戶雖絕而地有主惟
匿者無稅輸者無業課之失徵徃由此漁戶王王寶所
以奏而欲釐之也茲欲繕故牘以近年為始必滿其額
且新授札勿究久占之罪勿追已年之利開其首匿與
之更始彼此參覆通融而配戶絕地存承其地者代之
不必盡復于本里地奪戶在當其戶者存之不必遽償
其旧課清于官者聽之質于私者聽之民雖紛爭務得

大體其無地手取謂之浮業廢絕者多一切蠲之以所
增補所闕但地若干則稅若干海縣不必于取贏山海
亦可以過半矣乃定其冊乃立之甲有正有副以料其
衆如戶口版籍十年而重編之若隆慶之元福清今所
釐及萬曆初初惠安今之重編可鏡已河泊所官之設
最不均者如莆田之數不及沙縣與福清彼二邑者其
所各一而莆以三故當裁也漳之海縣有米而不設所何
也他縣雖弊其制猶存獨泉屬縣尤非旧制蓋漁課網
罟與海扈等地本不相侵制其存也為扈者曰所其米
重為蕩者曰所其米次之他為網罟諸業利薄故米尤

輕今泉之扈蕩在課冊者少而多竄于黃冊豈制哉地
非有力者不能蓄小民既課于所而又納其地租故民
積私而負公至煩縣為之徵加以湧甲又餉兵船不勝
其苦此所當清理者也然志理不過萬餘茲其少者耳
蓋田十萬五千三百餘引而泉有其六故所轄場七而
泉有其四是倚辦于泉者視兵之上里福之海口牛田
為多也久之私鹽白易售入倉者雜黑商無獲不肯冒
海而支守者苦之因援折米折銀潯美兩州潯州為三
所軍餉惠安輸之運司此固丁夫之便未必商人所樂
從夫商初往遠海為轉道碩以閩海為遠哉今海口三

場甚便商惟以引為名其入場既寡且黑雜寔于商無
與丁夫如故事支吾亦無端財更費之苦曩泉苦此則
固不廢矣推會者不察其故遂以三場折引視泉三四
倍半引視泉三十餘倍故議增其價潯美最重潯兩次
之惠安又次之據法鹽則折則盤當毀今不毀第取其
稅而奏比漳浦漳浦之抵浮米民非壯戶地非場屬盤
三萬有奇可推五百兩泉推宜加之乃其入僅三不能
半漳浦且籍口于場澤之嗟此其故難言之矣惠安令
不恤眾議所著政書其在倘因而請復其旧不亦難乎
然閩鹽之引視廣將倍之而歲入三萬其轉輸萬有二

千非惟課不之及而餉相去尤甚此又何也蓋廣初行
嶺右湖南又達江右五郡而南贛兩廣軍門之所取餉
閩僅千置內初惟由之西路今益以東南二路其行蓋
亦惟數賒汀州以去西路遠久為南贛借行廣蓋漳之
遠鄙亦教數于潮矣其課織畜有由然也今之興者為
國患計但當考其所以費而后知其所以具者矣泉四
場之引共六萬五千奇原輸者如數已足軍食費今又
北海口半引令其先納三錢其額為上游三路者與其
復旧通行旧引之積久者亦得此分部疏增至六錢則
子母賦之年不下數萬不必召遠商而漳泉之人昔苦

蓋壅閼其利微渺今價倍而得高賞彼將爭先為之矣
如泉以為不可興則廣昔之廢者海北諸場今奚雲不
復通之耶此計部言官所以疊言不已而行之存乎人
非人則言無益耳汀蓋運之福漳雖今甲以汀為閩行
蓋地而卒難行者其勢于潮為便矣汀通福溪有四縣
險遠通漳惟永定其由陸則蓋難潮自三河至武平所
而陸由羊角水可百里入會昌下贛此間道也由潮而
至上抗絲稅至汀為正道陸有二道一由古城下贛一
由四水入撫過此則多淮蓋矣是何雖非產蓋之區而
是為通蓋之路亦江廣之咽喉為閩西外府也宋時通之

寇且踵作而必禁之寧詐能乎蓋汀行廣鹽宋守所奏
天順復廣鹽通行正德都御史王守仁復申請矣故凡
入汀境往會昌者武平擁之往瑞金者上杭擁之或往
撫者長汀而薄擁之固商至願也若閩往者勿擁為原
行鹽地以寓抑彼申此昔漳抑營江通汀原有掣驗所
今改巡司而利廢矣若聞汀不擁閩商當樂從此而往
閩蓋因以漸復寔相濟而非所以相厲也福興之鹽自
有轉運司而其以舟為量視海之弊最甚其說最長存
之未論凡閩鹽得列晏輩理之歲可得十餘萬今第善
通之一二萬有之矣然此亦常也而操奇莫贏于市舶

泉有市舶提舉司在水仙門外宋元祐初置後廢

崇寧初復置南渡時罷而復置其提舉多儒紳為名吏
者衆而所來之國必所市之貨具于志可考泉在宋富
饒本此自元以夷人提舉而諸夷為虐人或懲之因廢
市矣 國初立市舶司七年罷仍復之為琉球入貢其
國與泉之彭湖山直而受貢於此不使外夷窺省城猶
浙之置寧波是也後番舶入貢多抵福州河口因朝口
賜通事三十六姓其先皆河口人也故就乎此而內官
提舉其事成化都御史張瑄奏移省城內則失策矣尚
有進貢厥懷遠驛于城外使臣容其入見餘則停居于

驛而今此禁盡弛貢夷縱橫城中矣浙嘗有日本廣有佛即机机之變琉球今雖恭順不可不預為防也閩因罷諸番市而利皆歸于廣漳人垂涎而引廣夷入境正德廣之禁嚴番舶入漳泉而廣夫利于是兩廣都御史閩人林富奏言通之有四利語在奏疏中而舶復通焉嘉靖初草市舶內官而言官因請并罷市舶善哉尚書鄭曉之言也所當罷者內官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聖訓雖絕日本而浙福廣三市舶不廢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夷狄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

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叔在上可謂訂猷矣朱統之忠清卿執所不敢輕議特審畫未宜此海拜之所追嘆也即今浙閩夷禍為酷而廣多其其土酋市之夷助虐者寡則可概見故漳之安邊館初為禁之今為通之而海澄為縣乃戢其明效見多也第漳聽其便而無重臣為轄利之所叢其害孽乎不如復祖制市舶仍立于泉移安邊館于此為而軍門鎮之貢使由此入省而藩臬可以亟遣他番如宋旧規許通其互市而權從廣例此又為魚鹽之外其利如川方至以佐軍兵而奇贏所操多矣噫民之常賦不加魚鹽處

之得宜而市舶又善通之何不安生而為盜乎

郭造卿閩中分處郡縣議

古制盜賊者惟用良二千石又健令擒制之耳今守令主餉而叔既輕且閩迤來郡各分以守巡則郡守叔益輕矣但閩視沿海諸藩為小戎衛最密塞所羅列經畫可謂至脩矣第郡縣因循處置尚多乘方故自海寇猖獗化藩破縣者有之而郡破自具化始具化本唐游洋鎮隸于泉州莆田縣宋初以游洋山寇屢作乃分而為軍其制郡有四等曰府州軍監此特以比下州耳元列為路今因為府為其科甲盛也科甲既盛則徭役多復

而田產踰制細民曰困考閩隨攻隨陷未有如具化者元十餘年間因土酋引夷讐殺而陷路城及二縣者各三四次流毒福清惠安數百里為墟迤倭變既陷府又陷平海而仙遊堅守幸不陷蓋國小民貧而力不堪矣旧志言宜降為州有所為而發也郡人御史林潤憤臨城之變上疏請惠安又福清益之而二縣不聽乃罷夫惠安屬泉自縣至泉一驛耳至興則二驛也舍近就遠不聽固宜福清至宏路驛之省之興各經一驛俱一百二十里然就會城訟獄徵納即可峻事安能往具而復至省城奔走而重勞乎故汪中丞咸都護議于待賓里

迎仙寨江口為縣割福清近江附之時閩中所屬凡請置五縣漳守善幹濟而寧洋海澄縣矣江口及福州之水口福寧之穆洋者不果固郡州守之不力亦其地勢審度未宜也夫江口置縣者謂其江廣梁凡六十有四關曰寨為城以據之則福興之間賊难于奔突耳然江口百餘家其地如覆盆不足以居眾民第關塞垣為堡以扼長橋或于橋中為高閘如泉之萬安橋則寇不能往踰矣此江又為莆田福清之界北岸即福清先賢里離橋不能半里許當漆林之南有枋頭當驛路旁地有中左右三區面臨大江其民業海慣于濱濤合三區為

縣治其中區而左右翼之地不改關為城可千餘丈民不改聚為壘已二千餘家寇至扼以長橋關寨而此城負山帶河勢不能猝攻二郡可無流突憂矣在福清宜割安香先賢南日江陰及臨江下閘昔之不聽者通縣非數里也莆田宜割廣業待賓奉谷武盛新安里共為一縣蓋福清自蒜嶺邑以南言語與莆同婚姻與莆通其川合于江而蒜嶺諸山為限宋莆中閘經序云莆田通其川合于江而蒜嶺諸山為限宋莆中閘經序云莆田地通迫由蒜嶺而南有為諫大夫者居漆林云則是地原屬于莆惜閘經無可考矣莆田之屢陷多由東北隅未陷之先未嘗不增城建臺而不知于此置縣外失其重

險故也賊由海入多是東北今有此跡不惟民由江海至跡便利于府而武威里有平海衛歇頭巡司新安里有蒲禧所吉了巡司為水寨地奉谷里有青山巡司待賓里有迎仙巡司福清江陰里有壁頭巡司光賢里有蘇嶺驛俱當屬之是一衛一所一水寨五巡司一驛以控江海之間而館轍福興之口雖有增者不過四五里而其險壯蓋有金城之勢矣第枋頭有縣迎仙巡司可葦南即原與福清隔九海以其遠島而棄之故調移其民居于枋頭等地而于興則近地也既縣枋頭則當復其故以待旧民復業為江陰里亦孤島也昔幸免于調

移而設壁頭巡司守之今二百年民安業如故况南日為旧水寨地可不移迎仙寨以控海上乎且以江陰里現之則福清昔所移者南日海壇二里海壇周圍數百餘里其地可為一大縣視之嘉禾涪州去同安為近乃涪州嘉禾不移而民安業如故今海壇之民盜耕有餘年居民數萬戶而為土豪私賦稅海寇常憚其強悍而不敢犯之矣其民既不可復徙可委而為大寇之資乎昔同安之古浪大登諸嶼同海壇南日而徙矣成化六年奏復逐年軍門又稍徵餉于海壇昔所調移者散處他里已久而常賦不闕則此又起新賦矣若及江陰時

和永賓平北等里一二近嶼其時同移今為民所盜種者一比古浪天登而復之則福清雖見割教里而海壇既復原分為上下二里四都八園及江陰等近島為賦視今所割教里相當福清民以海為業當鼓舞而無不從矣以縣言之倭寇陷縣未有如寧戊午夏陷寧德秋陷福安士戌冬陷壽寧政和四境皆陷而州亦僅免者耳然寧德福安為其通海故陷壽寧政和屬建寧府居福寧之內而亦陷者二縣常往福寧盜盜賊因以勾引倭寇而入也元末紅巾則由建而往陷福寧矣此是四縣者其勢為存亡者也寇平之後建議州北當政

壽之界於穆洋立縣以控之不果而威總兵以福寧雖直隸州而事叔不如府重寔保東東甌為賊首入之區也乙卯由此而破仙居其遊亦必由之非惟局閩寔以障浙三面獨突海中為閩第一重地若增賦穆洋再割附縣益之而可陞為府議者駭之矣彼嘗平寇往來至熟尤嫻于兵事豈無見而言之哉余嘗考之江之南安府秋米二萬石共轄里六十廣之廉州府秋米二萬六千共轄里七十有六而福寧州秋米二萬八千五百餘石帶轄二縣共一百二十八里若以為府過南安廉州多矣且其廣四百五十里袤九百六十里閩中府大者疆

域米多過之矣興化外縣惟一而此外縣二既陞為府則州為縣凡三縣其視興化統轄尤多為府未嘗不可也若割近縣附之則當以政和壽寧政和本寧德縣之閩隸鎮也但宋陞為縣而益以建安五里而屬建寧久矣壽寧又政和福安二縣地景泰六年所置也其不屬福寧州者為去州遠耳而壽寧東南至福安之界八十里越政和而越府甚遠宜割以昇福寧可也又按古田杉洋去縣百五十餘里昔議設縣不果乃設福州捕盜通判一員鎮之以治寧福政壽松溪一帶曠徒今頗寧戢猶慮竄發官本遙制竟非久治或割數里以附寧德

等縣而福寧為府以制之此則杉洋通州判可減也若壽寧附之而移杉洋可勿設縣但府治本州僻在東北壽寧杉洋以為遠矣度其地里中無如福安東南至州二百里南至寧德二百里西北至壽寧二百里將設移洋城費而廣其故城公署費而為府宇又學然八府既有衛而此亦移衛但如廣高州之帶海惟設千戶所協守禦而神電衛在外縣則此移所而衛可以不移矣州如國初仍為福寧縣此其大畧也斯疆域既均而保障為杜闖之東北山海皆賴以安矣福州府屬當倭寇後水口地方為轉運分司上郡盜徒所聚倭寇廣兵過之屢

經焚劫矣群小乘倭肆志兵備之舟方艤而彼挾又鼓
揖莫敢誰何故時議建縣為自延至省凡經六驛沿岸
而無一跡故至盜賊充斥載考 是地為古田旧縣今
水口驛其故地也蓋閩溪石多灘急至此稍緩而下無
石滩舟楫可集延福驛路至此適中其設縣固宜原
議移閩清縣于此雖省張官置吏但閩清至此六七十
里為東北極界而其所轄閩里多在西南去此二百里
不便將割侯官閩清等地為之可矣但此地峻坂臨岸
惟有驛地頗寬民寬如帶後扼高山越襜度水岑接古
水而居縣須有城牆外之屋但毀城中一帶甚逼后

跨崇嶺虛而難守故竟不果良有以也然此地有轉運
分司有驛又連運所未嘗無官得賢分司治足矣今所
掣驗者造舟為梁而已水勢至此已平當石灘之上有
能累石為堆以木為梁不過一百六十餘丈當不難于
建寧城外之長橋者也且多富商願助者眾課賦之贏
猶足佐費永無每歲繕舟之煩而扼橋掣驗猶群便小
之舟莫橫矣故縣不設永為失策也福近懷安縣宜城
矣第考長樂准轄百五十里旧縣治在聚嘉里上元初
移于今治而城外為江即閩縣之界今長樂如子蓋失
半身也且右界自營江至長樂為近去閩縣為遠又

過峽江民甚不便長樂之東北閩縣之東南皆濱大海閩縣所轄最遠西至海一百九十里至長樂縣一百里勢不能以遠控宜自峽江以南近里割與長樂長樂有右臂不惟追徼勾攝為便而江海之防尤利矣又歷考閩屬自 國朝來每因寇亂設縣即定建寧之設壽寧延平之設永定大田漳州之設漳平又近日寧洋海澄而無不定者獨汀州當三省之交成化六年設歸化而其地盜少十四年設永定而竊發間有者蓋南通潮漳而北上抗三國皆寇藪也迨日乃靖者賴分大埔而又立平遠耳平遠未立之時程鄉立太平營城設撫民

通判主之官無常居不寔撫郵乃因立為縣則有司存而其學校祀典鄉飲酒禮民日由之遂漸從善而歸治若當數十年一亂一微其糜費殘戮亡算何如一勞永逸而化其為衣冠文物之區乎故平遠立而潮賊寧矣余嘗志汀前汀守吳公當寇猖獗未建立縣乃建議立撫民館于三國逼抵賊巢本為叔宜之術也然近日三省山寇數十年一作及剽有數十年之安惟三國百餘年無秋冬間不嘯聚屢撲而不馴服其山林險密尤異他區隣省山寇共推之為主耳余將俞大猷嘗至上下水諸寨其民七十三戶上狀言三國溪東南接永

定西昆程鄉北仰上抗南聯大埔四通而易誘惑恃險
不難作亂雖設撫館要之不如縣便且峰市附近又通
閩廣要路地雖褊小猶可以為善國上下水間有河坪
地勢寬廣山溪環抱堪築縣城就近撫治宜割上抗來
蕪三圍四圍溪南三圍永定溪南一圍四圍共五里丁
米為縣如昔永定之例大猷上其議未行或以在二縣
之民以割地為難其費出于汀屬有司又以擾民為詞
不知此方未寧二縣及府首受其禍既寧先獲其福矣
或以官多為費不知將盜賊之地養治賊之官以設官
之擾者用兵之費蓋有久利而無害者也今三圍餘党

雖就撫而巨測若汀分土安民一方最急論弭盜絕
源在三省尤先者也即割二縣地而勅一府費宜所必
從者第行之何如耳來蕪各圍田糧為他圍所已收割
者宜從地而歸新縣雖紛爭之門已杜而旧城之賦寔
減上抗既分永定矣而猶為河坪于四十里割其三恐
稱不給長汀有五十九里宜割附近上抗之平原丹溪
等二三圍補附之不患乎不均矣其和坪今方移撫
民館築城其中不如就而立縣如平遠之立于太平營
者為便既已有城而縣學之署借上抗河稅用之足矣
夫此數者皆屬大計但群縣幸亂已定則息肩而稅駕

非以瘡痍未復為辭則以繭絲未蕃為慮夫先陰雨而
 綢繆可也既漂搖稍寧可不為禦侮計乎迨之力任寧
 洋海澄者豈不良二千石哉以次第籌之河坪有垂成
 之勢江口當亟具之役而懷安減之長樂之增有利而
 無一害第勿因循斯成矣福安之策尤大見目前者為
 迂籌日後者為切則侯之君子為

郭造卿防閩山寇議

夫防山寇建邵延汀有守廵都司守備足賴矣第閩入
 國家版籍二百餘年矣芑桑之策正宜承平預之在內
 山寇第其小者耳若境外大寇必當為之所唐之入閩

也自度入汀而元亦破汀閩先入則于建而邵延因以
 不守元末紅巾寇起則先入邵國之入也邵建及海
 凡四道為海道所入今當守烽火矣其初定閩先置上
 四郡之衛延在內地而違汀邵為邊疆汀之長汀隘嶺
 為僻道其府衛一邵之光澤杉關為間道其府衛一獨
 建有二道于崇安曰分水關於浦城曰仙霞關故府衛
 二而以行都司鎮之仙霞關當浦城之衝天兵再入乃
 克是以夷浦城而閩屬浙之江山取大牙相制意也至
 正統有處寇秦築成化十年加以守禦所而崇安及光
 澤近年因流寇繼城矣但衛所初建多因亂後民不足

守而召募以充之耳今則民居繁庶而軍餘丁亦衆可
以別移乃株守則非也宜如北塞違關因山據險為城
建寧二衛各移一所出守分水移關衛所皆行都司所
屬也分水移關其地可以作城移關雖屬邵而府惟一
衛可不輕調故調之建寧為既有以守禦却其官以訖
察而二關巡司自可以省矣即將省巡司弓矢十年之
費可以于垣又十年之費可以置營又十年之費而公
署罔不備矣但仙霞既屬浙而關于梨嶺等地宜相形
制以五重關而移浦城十戶所鎮之浦城閩浙捷徑行
者視分水移關猶衆彼各有驛而此無者蓋分水為大

關中歷江西銘山廣信玉山乃接浙之常山為三藩所
取道邵武移關雖僻于浦城而若則江西建昌各以一
府當之耳崇安浦城皆建所屬江山常山皆衢所屬故
減一路為省費計不知由江山浦城者多則由崇安常
山者少矣而由分水者惟江右之所取道再二道分往
其費亦分且廣信亦省而皆受其利矣浦城在宋有臨
江漁梁大湖盆亭四驛則在江山必有驛蹟可知非惟
便旅人亦以杜奸宄也此三關者因江浙軍門各居省
城去遠故為之過慮焉而汀不慮者為有南贛軍門障
之且隘嶺天塹數卒當關可阻沉入隘一舍即為府衛

者乎

崇禎十二年三月給事中傅元初請開洋禁疏言今軍需孔亟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戶無亦計之無如何也然利害有宜斟酌時勢有宜變通知閩中洋禁曾奉明

旨然臣閩人也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謹詳其概則又未始不可採行者臣請得按論之萬曆年開閩洋市於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萬有餘兩以充閩中兵餉至於末年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劫掠兼以紅毛番時來猖獗奪取舡貨官府以聞朝廷遂絕開洋之稅然語云海者閩人之田海濱民衆生理無路兼以飢饉荐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

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男婦束手受刃子女銀物盡為所有為害尤酷近雖鄭芝龍就撫之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稽往事自王直作亂以至于今海上固不能一日無盜特有甚不甚耳海濱之民惟利自視走死地如鶩往至鴟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扒之夷見我禁海亦時私至雞籠淡水之地與奸閩者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府即知之而不能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生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

寶此皆臣鄉之大可憂者蓋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

洋欽諸國其國羅羅東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

國所需而東洋則呂宋其夷佛朗扒也其國有銀山夷

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

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是而夷者皆好中國綾

緞雜繒其土不蚕惟藉中國之絲彼能織精到好緞疋

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縣百斤值價百兩者至彼

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

佛郎扒之夷則我人百二技藝有挾一器以往者雖徒

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徠東西二洋入

貢之夷恭謹信順與狡悍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夷名加苗巴與佛郎扒爭利不相得曩雖經撫臣大創初未嘗我怨一心通市據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于奸民矣夫利歸于奸民而使公家歲失二萬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歸于姦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因以為奇貨掩耳盜鈴利叔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稅不開則有此害若洋稅一開除軍器硫磺硝磺違禁之物不許販賣外聽閩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絲客江西陶人各起之者當可勝計即可復萬曆初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可至五六萬而即可省

原額之兵餉以解部助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資以為生計不至飢寒困窮聚而為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因緣為奸利而接濟勾引之禍可杜三利也仙以此言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于海澄縣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兩處有定引歸有定灣不許窺匿他泊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談道為之考覈歲報其餉于撫臣有者二萬餘之外者具冊報部以憑吊用臣鄉弁鄭芝龍屢立奇功既受延世之仍責以海上捕盜賊詰奸細使人與船無恙計年量加陞賞竊考有宋之秀市舶司寔在泉州載在旧制可

考廣東香山灣亦見有稅額閩廣一體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實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閩省撫按查洋禁可否盡閉開洋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泉漳士民著為一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瑤人楚粵為盛而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間有之漳瑤人與虔汀潮循接壤錯處亦以槃藍雷為姓隨山種插去脊就腴編荻架茅為居善射獵以毒藥塗弓矢中獸立斃其貿易商賈刻木大小短長為驗今酋魁亦有辨華文者山中自稱狗王後各畫其像犬首人身歲時稅祭族處善讐殺或侵侮人一人訟則眾人同一山訟則眾山同常稱城邑人為河老謂自河南遷來畏之繇陳元光將卒始也 國初設撫瑤土官令撫綏之量納山賦其賦論刀若干古賦若干或官府有征勦悉聽調用後撫者不得其人或索取山獸皮草遂失賦官亦隨廢往

聚山為患若往年南勝志南輩之亂非強人乎今山首
峒丁畧受約束但每山不過十許人鳥獸聚散無常所
漢網當寬之爾

